
INVISIBLE HELPERS

不可见的帮手

BY

C. W. LEADBEATER
C.W. 利比德著

First Published in London, 1896
First Published at Adyar, (Revised and Enlarged), 1928
伦敦首版, 1896年
阿迪亚首版(修改并增加), 1928

1946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证道学出版社

ADYAR, MADRAS, INDIA

COPYRIGHT

版权所有

Translation and other rights reserved by the Publishers

翻译和其他权利属出版社

©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Adyar, 1928

First Published in London 1896
First Adyar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1928
First to Eighth Reprints 1946-1986
Ninth Reprint 1994

ISBN 81-7059-245-3
Printed at the Vasanta Press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Adyar, Madras 600 020, India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目录

第一章：全人类对他们的相信	3
第二章：一些现代实例	7
第三章：本人的经验	11
第四章：帮手	14
第五章：超物质界生活的现实	18
第六章：适时的干预	20
第七章：“天使”的故事	22
第八章：火灾的故事	25
第九章：物质显化与留痕效应	27
第十章：两兄弟	30
第十一章：一桩被制止的自杀事件	34
第十二章：迷失的男孩	36
第十三章：艾薇的故事	39
第十四章：典型的普通案例	43
第十五章：沉船和灾难	47
第十六章：在死者中工作	49
第十七章：与战争有关的工作	56
第十八章：其他部分的工作	65
第十九章：所需资格	67
第二十章：试用道路	71
第二十一章：正道	75
第二十二章：天外有天	80

第一章

全人类对他们的相信

证道学最美妙的特点之一，是它以一种更理性的形式把在人们所抛弃的宗教中对他们真正有用和有益的东西还给了他们。许多人冲破了盲目信仰的蛹，乘着理性和直觉的翅膀飞向更自由、更崇高的精神生活，但他们还是觉得在这个光荣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在放弃他们童年的信仰时，他们也抛弃了许多生活的美和诗意。

不过，如果他们在过去的生活中有幸受到证道学的有益影响，他们很快会发现在这套特殊的体系中，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损失，反而收获巨大——荣耀、美丽和诗意比以前期望的还要圆满，不再只是一个随时被冷静的理智毫不留情惊醒的美梦，而是经得起探究的大自然真相，人们领会的越准确，它就越清晰、越详实和越完美。

证道学显著的对人类的一个贡献，就是将不可见的世界（在被唯物主义洪流淹没之前一度被人们视为救命稻草）重现于现代社会。那些迷人的民间传说中，在森林、山野和深井的水和空气里的精灵，棕仙和小矮人不再是毫无意义的迷信，而是有事实和科学根据的。证道学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死后还会复活吗？”答案是相当明确和科学的，它对人死后生命的性质和状况的讲述给至少是西方世界的人们带去了光明，这在以前曾经是裹在厚重的黑暗之中。

证道学站在一个完全有别于一般宗教的立场上对灵魂永生和死后生命进行描述，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不是依仗古老宗教典籍的权威才展示这些重要的事实；它谈到的这些主题时，不是因为出于虔诚，或者出于形而上的推测，而是用铁定的事实，像离我们又近又真实的、我们时刻都在呼吸的空气或我们居于其中的房间一样，——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不断地在体验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其中一些学生的日常工作，不久将会提到。*Moi qui vous parle*——正写下这些文字的我——在向你讲述我四十多年来十分熟悉，且对我来说比物质界更真实、更重要的一些事情。

我想大多数读者已经熟悉了证道学关于死后世界的一般概念——它并非离这个世界很遥远或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而是相反，它实际上是物质世界的延伸，是一个不再受肉身限制的生活——这种生活对那些在智力或艺术方面擅长的人极其有利，而对那些在灵性，智力和艺术方面乏善可陈的人似乎有些乏味。

在死后和活着时一样，有许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尽可能地在各方面给予帮助，因为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是在不同的方面。在死后世界存在帮助这个说法不仅限于证道学者，但在证道学提出它之前，它从没有被以科学的，明确的和有序的方式被看待。还有，决不是所有的帮助者都是我们学会的成员。死者一直在帮助死者，也经常试图安慰活着的人，但在证道学将这个学科在我们面前展开之前，我认为只有相对极少数活着的人直接在星光界工作。很多活着的人采取间接的形式工作，比如为死者祈祷；不过这种方式一般来说不明确，因为祈祷的人一般不知道坟墓另一边真实的情况。在伟大的罗马天主教会中，人们总是怀着对上帝的虔诚和敬畏为去世的人祈祷，这种祈祷绝不是一种空洞的形式。

祈祷也许不像祈祷者经常想的那样有必要，也没有必要告诉上帝我们希望祂做什么；不过这并不是说祈祷没有用。这是向更高层面的力量倾泻——一股巨大的思想和情感的努力；在自然法则的世界里，任何努力都不可能不产生某些结果，因为作用和反作用不可避免的纠缠在一起，任何作用，无论是身体的，情绪的还是思想的，都会产生某种性质的结果或反应；毫无疑问，为死者祈祷会对死者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作用。祈祷者释放出了大量的精神力量，那些他们想帮助的人在进化之路上从中获益和得到帮助，所以即使不知道在更高层面上直接工作的可能性，活着的人一直在影响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也许有人会问，在证道学会出现之前，伟大的净白圣人会的圣人已经存在，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学生没有给予帮助呢？我们必须明净白圣人们从事着比这更有价值、更重要的工作。我们对重要性的看法完全片面失实。我们认为凡是与我们个人有关的事一定是最重要的，没有意识到推动进化的力量不针对一个人，甚至不是几十或几百人，而是成千上百万的人。圣人们不会把他们的时间用于这类工作。他们的学生可能会，但当证道学在西方传播这些教义之前，真师的大多数学生是印度人；你们中任何人如果多少了解一点印度教的话，就会知道帮助个别死者的想法不可能出现在这些学生中间。

印度教徒对死后状态的看法是更愿意虔诚地融入某个神灵之中，以此获得升华。毫无疑问，获得这种升华后可能对人类是有用的，但现在的发展阶段还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他们中死去的人也很少需要这种帮助，因为印度教教导教徒一些死后的状态，所以印度人死时绝不会惊慌或不安。除了通常的祭奠仪式之外，死者需要帮助的观念对印度人来说陌生的；因此很少有这类的活动。

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证道学者感觉到，首先不应该浪费睡眠时间，

其次即使对那个世界所知不多的人来说，也会有很多可做的事。所以他们全力以赴、竭尽所能。

其他宗教也对死后世界的生活做过详尽的描述。埃及宗教也有描述，但它的手法是亚特兰蒂斯时期的；它的信奉者对此没有进行概括。他们知道大量的实例，却没有推断出一般规律。在《死亡之书》（*The Book of the Dead*）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细节，每一个案例处理的方法都做了细致地记录；不过他们从没得出结论，即揭示这些方法都是人的意志的显现，一个有强大意志的人就算没有详尽的知识也可以在冥界前进，所以他们的魔法和奇特的念诵不是必要的。

在证道学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在西方从没有过任何与现代科学和谐的关于死后世界的说法。通灵派在收集信息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它的方法是零散的。它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另一世界的整体情况。我认为证道学可以宣称做到了，它把现代科学的精神应用到了这个不可见世界上，将观察结果分析整理，建立了一个贯通的体系。当然我们对此不是独擅其美，我们关于星光界的所有信息也可以被那个世界的任何一个智能居民所拥有。所以我们经常发现一些我们习惯于称之为证道学的细节来自于其它渠道；如果大多数死者是训练有素的科学观察者的话，这种情况还会更常见；可是他们只描述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事物，没有试图以一个整体来看这个世界。

当我们第一次试图在睡梦中工作时，我们很快发现在很多方面有人需要帮助，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我使用普遍接受的“活着”和“死去”的措辞，肯定会引起一番争议。正如那些死去的人不厌其烦的告诉我们，他们比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更活跃。他们说我们死了，因为我们被埋在肉体的坟墓里，被更高的影响力拒之门外。他们从不惋惜自己的处境，而是更同情我们的境况。我们之后会谈及他们，先让我们看看如何帮助活着的人。

我们都知道每当晚上入睡时，我们就抛下了肉身。之后你就像死去的人一样自由地在星光界活动，当然在清晨你又可以回到你的物质载具中去。不过在睡觉时你跟星光界的永久居民平起平坐，和他们面对面的聊天就像你在物质界每天遇见你的朋友一样。

在那个层面也像这里一样，可以安抚痛苦的人；即使那些还活在更稠密世界的人也能得到你善意的帮助。通常你不能向一个醒着的人显示你自己；你需要一个显化一个身体——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你的星光体周围罩上一层物质，这种技能需要训练，不容易获得。你随时可以将爱和同情洒向他，不过如果要向他显示你的形象或与他交谈，最好是等他入睡后。你可以从你的星光体中发出平缓镇静的流使他过度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让一个难以入睡的人安眠。你还可以将愉悦的想法注入一个人的头脑中来减

轻他的痛苦，不用语言但是劝他，情况可能比他正在经历的更糟糕。

当人们处于焦虑或兴奋状态时，你可以做些什么来让他们安静下来。很多人从来不知道该如何从焦虑中解脱出来，而且往往是关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这些事根本不重要。这样的人有精神上的疾病——对更高的载具来说非常严重。也有人对一切都抱持怀疑的态度，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疾病，有时给他们一些简单的证道学常识就能使其打消怀疑。这些人往往是唯物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学说是常识；但你可以解释说，一个拒绝考虑非物质事实的理论与这一称呼名不符实，而在星光层面这些事实远比在物质层面更容易验证。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向我们所爱之人倾注我们认为他们缺乏的品质来帮助他们。如果有朋友非常羞怯和紧张，我们就经常给他勇气，力量和自信的想法；如果他判断事情过于严苛和偏执，我们就用爱和温暖拥抱他。但是这样做必须要十分的小心——只是默默的暗示，不能有片刻的控制。从一个更高的世界向人施以强烈的思想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控制一个普通人，并且以思想驱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们认为这是万万不能做的。

证道学归还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概念中，最突出的是大自然中的得力帮手。这一信仰在人类初始以来就遍布世界，众所周知。它不在新教的狭隘领域内。新教通过抹去对这个自然中介层面的合理而真实的想法，使自然界显得空无和黑暗，将一切归为人和神两个要素，——神的概念被无限地削弱，人类仍旧处于无助之中。

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一般人对上天的观念——宇宙核心的力量对它的所造进行反复无常的干预——意味着在整个计划中存在不公，因此充满罪恶的自圆其说就会紧随其后。而证道学教导说，一个人只有当他过去的行为配得上帮助时，才会得到特别的帮助，而且这种帮助是来自于和他水平相对接近的人，这种说法不会引起上面指出的反对。此外，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古老、更宏大的概念，即从逻各斯向下一直延伸到我们脚下的尘埃的一个完整生命阶梯。

在东方，人们一直相信不可见的帮手的存在，虽然他们的称呼和形象在不同的国家相差很大；即使在欧洲，我们也有古老的希腊神话，其中神不断地插手人类事物，还有在罗马传说中，卡斯特（Castor）和波吕克斯（Pollux）率领新共和军在雷吉鲁斯湖（Lake Regillus）战斗。当古典时期结束时，这种信仰并没有消亡，因为这些传说在中世纪圣人的故事中得到了合法的传承，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出现，将战争的好运转向了基督徒一方，或有时候作为守护天使，拯救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免于某些灾难。

第二章

一些现代实例

在现今这个信仰危机的时代，二十世纪的文明席卷了一切。即使在科学的教条主义和新教死一般的枯燥中，哪怕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如果有人用心的话，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例子；为了向读者证实这一点，我将简要介绍我知道的几个例子，为这一类的故事做个补充。

近期较多的例子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更多的干预是为了帮助或拯救儿童。

一个几年前发生在伦敦的有趣例子，是关于一个孩子在一场可怕的大火中得救的故事。火灾发生在靠近霍尔本（Holborn）的一条街上，烧毁了那里的两座房子。当发现着火时，火势因为太过猛烈，消防人员已经无能为力。但他们救出了所有的居民，除了两个人——一个老妇人，在人们找到她时，她已经被浓烟窒息了，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由于当时太过紧急和躁动，被人们忘记在房子里。

孩子的母亲，好像是房东太太的朋友或亲戚，因为不得不去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办事，那个晚上把小家伙留给了女房东照顾。直到所有人都被救出，整个房子已被火焰吞没，房东太太才痛苦地想起托付给她的孩子。当时想爬上孩子睡觉的阁楼好像已经毫无希望，但是一位消防员决心要不惜一切做出英勇努力，在得到房间确切位置的详细说明后，一头扎进了浓烟和火海中。

他找到了孩子，把他毫发无损地带了出来；但是当他归队后，他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他说当他在大火中冲进房间时，大部分地板已经塌陷；但是大火以一种不自然的和莫名其妙的方式以弧线从房间烧向窗户，这情形在他所有的经历中从未见过，所以孩子躺着的墙角完全没有着火，虽然他的小婴儿床下面地板的椽子已经烧掉一半。孩子当然很害怕，但是这位消防队员清楚的反复声明，当他冒着生命危险向孩子走去时，他看到了一个像天使的形状——这是他的原话——一个“散发着耀眼的白色和银色光的东西，在床边俯下身，轻抚着被单。”他不可能看错，他说，因为在耀眼的光芒下祂清晰可见，事实上，祂就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消失了。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那天晚上孩子的母亲在科尔切斯特一直无法入睡，她被一种强烈的情绪烦扰着，感觉自己的孩子出了什么事情，致使她不得不起身花了些时间特意做了祈祷，希望小家伙能从她本能

感受到的迫近的危险中受到保护。显然，干预是基督徒所谓的对祈祷的回应；如果一个证道学者以更科学的表述的话，就是她炽热的爱构成了一股力量，让不可见的帮手用这股力量把她的孩子从可怕的死亡中拯救了出来。

比我们上一个例子早几年前，有一个不寻常的儿童保护的著名案例发生在靠近梅登黑德附近的泰晤士河畔。这次让孩子们得救的危险不是因为火灾，而是水灾。三个小家伙，我没记错的话，住在肖特斯布鲁克（Shottesbrook）村或附近，由保姆带着外出散步。他们突然绕过一个拐角，撞向一匹拉着驳船的马，混乱中两个孩子处在拖绳的前面，被抛进了水里。

船夫看见发生了事故，跳进水中去救他们，他发现他们高高的漂浮在水面上，“以一种反常的方式，”他说，平缓地移向岸边。这是他和保姆看到的，但是孩子们却说“有一个美丽的人，全身白色，闪闪发光，”站在他们身边，把他们举起来，带着他们到了岸边。他们说的也不是毫无根据，船夫的女儿，在听到保姆的尖叫声后跑出船舱，也证实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女人在水中把孩子拖到岸边。

没有更多细节，想要明确这个“天使”属于哪类帮手是不可能的；但有可能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人在他的星光体中做的，我们随后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帮手的角度看而不是被帮的人。

有个案例是关于知名的牧师约翰·梅森·尼尔博士的，在这个例子中帮手是谁更加清晰一些。他说，有一位刚丧妻不久的男人带着孩子们去乡间拜访一位朋友。这是一座古老而杂草蔓生的宅邸，楼下是一些又长又黑暗的走廊，孩子们在那玩得非常开心。但是很快他们表情严肃的上楼来，其中两个说在他们跑向着其中一条走廊时遇到了他们的母亲，她告诉他们往回跑，随后就消失了。调查发现如果孩子们再多跑几步，就会掉进一个没有盖子张着大口的深井中，所以他们母亲的幽灵将他们从几乎必死中救了出来。

在这个实例中，毋庸置疑这位母亲依然在星光界中看护着她的孩子们，（就像其他案例中一样）她警告他们不要冒失地落入危险的强烈愿望，给了她一股力量使得她在那一刻让自己显现并说话——或者可能是让他们在头脑中认为看到和听到了她。当然也有可能帮手是另外的人，使用母亲惯常的相貌，为的是不让孩子们受到惊吓；不过最简单的假设是将干预归于母爱本身持续的警醒所引发的行动，这种爱没有因穿越死亡之门而变得暗淡。

母爱是人类最神圣和最无私的情感之一，也是高层世界最持久的情感之一。母亲不但自己身处星光界的较低层面，因而仍能继续与地球接触，

只要能看见孩子们，她就可以继续关心和照顾他们；即使她进入天堂后，这些小家伙们还占据着她思想中最重要位置，她在那里创造的孩子的形象中注入的丰富的爱，以一股精神力量的洪流倾注在那些仍在较低世界挣扎的她的儿女身上，将他们环抱在仁慈的能量生命中心里，这不可不称为是真正的守护天使。

不久前有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引起了调查者的注意。有个母亲已经过世了大约二十年，留下两个她深爱的男孩。当然他们成了在天堂的母亲心中最记挂的人，也很自然，她认为他们就像她去世时一样，还是大约十五六岁的男孩。她源源不断的向这些天堂世界的形象倾注着她的爱，事实上在人世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对两个孩子的影响程度却不相同——这不是说她对一个的爱超过了另一个，而是因为这两个形象本身存在着很大差别。

要知道，母亲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对她来说两人都一样，都是她所关爱的：然而在调查者看来，很明显的，其中一个形象只是母亲的思想形状，背后没有任何可以称为实在的东西，而另一个明显不只是一个形象，因为它里面具有生命力。溯源这一有趣的现象，发现第一个儿子已经长成一个普通的商人——人不坏，但缺少灵性心智——而第二个儿子已经成为一个志向高尚、修养和文化令人钦佩的人。他在一生中的努力使他在“高我”中比他的兄弟发展了更多的意识，他的高我可以在他母亲在天堂塑造的他作为一个男孩的形象中注入能量——就好像把他自己的一部分置于其中一样。

伦敦主教认为，至少有些孩子可以看见天使。

Harringay主教在圣保罗教堂布道时说，上帝和天使就在我们周围，要求信徒们不要将孩子们说曾见到过他们仅仅当作是一种幻想。他说他有一次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行坚信礼，信徒中有个13岁的孩子，是来看她哥哥行坚信礼的。

没有人跟她提及天使的话题，但在礼拜时她对她母亲说：“你看见他们了吗，妈妈？”

“看见什么？”母亲问，孩子回答道：

“主教两边各有一个天使。”

据说心灵圣洁的人可以见到上帝，所以一个心灵纯洁的孩子能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不是有可能的吗？

主教还讲了一个五个女孩的故事，她们的父亲感觉不舒服就去躺下了。最小的女儿上床后，突然从她的房间跑出来喊道：

“快出来！楼梯上有两个天使！”

其他人什么也没看见。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又喊道：

“快出来！天使们正下楼去，爸爸在他们中间。”这一次五个女孩都看到了这相同的一幕，当她们去到父亲的房间，发现他已经死了。

不久前，另一位英国主教的小女儿和她的妈妈在她们城里住所的附近散步，孩子不经意间跑向一条街道，被一驾从拐角处快速奔来的马车撞倒了。母亲看到她在马蹄间，冲上前去，还以为她受了重伤，但是女孩却开心的跳了起来，说道：“哦，妈妈，我一点也没事，有团白色的东西让马不要踩着我，还告诉我不要害怕。”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白金汉郡，伯纳姆比奇附近的一个地方，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救助人的化身似乎可以自我维持。在这个例子中，将可以看到干预只发生了几分钟，而产生的现象持续了超过半个小时。

一个小农场主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被留下独自玩耍，他们的父母和家里其他人全去收割庄稼了。小家伙们在树林中闲逛，越走越远，最后迷了路。当疲惫不堪的父母在黄昏回到家时，发现孩子们丢了。向附近的邻居们打听之后，父亲派了仆人和工人四处寻找他们。

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呼喊声没有任何回应；他们垂头丧气地在农场重新集合，正在这时，他们看见有一道奇怪的光从远处穿过田野慢慢的向公路移动。人们描述它为一个巨大的球体，闪着金光，完全不像普通的灯光；它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见那两个走丢的孩子正安稳地走在中间。那个父亲和其余的人立刻跑上前去；他们靠近时那情景还在持续着，但就在他们一把抓住孩子们时，它消失了，把他们留在了黑暗中。

孩子们的故事是，天黑后他们在树林中哭了一阵，最后在一棵树下睡着了。他们说，他们被一位美丽的女子叫醒了，她提着一盏灯，手牵着他们把他们带回了家；当他们问她时，她只是冲他们笑笑，没说一句话。他们坚持这个故事，什么也不能动摇他们对所见所闻的信念。然而，不寻常的是，虽然人们当时都看见了那光，也看到它那球形的光环像灯光一样照亮了树林和灌木丛，但是除了孩子们外，没有其他人能看见那个女人。

第三章

本人的经验

以上这些故事比较广为人知，收录在汇总这些类似报道的书中——大多收录于李博士 (Dr. Lee) 的《不可见世界的几瞥》(More Glimpses of the World Unseen); 但是我现在将要谈的这两个例子从未发表过，都发生在过去几年里——一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另一个是与我们学会杰出的会长有关，她那明察秋毫的观察力是不容置疑的。

我自己的故事很简单，虽然对我来说并不是无足轻重，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是干预救了我一命。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走在韦斯特伯恩树林附近一条寂静的后街上，徒劳而又费力地撑着一把伞，抵挡着随时可能从我手中夺走它的狂风。我一边艰难地走着，一边绞尽脑汁地思考着我当时正在做的一些工作的细节。

突然，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一个印度老师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喊道“后退！”我来不及细想，下意识的赶紧朝后退去。我的伞因为我的后退伸在我前面，突然从我的手中被砸到了地上。原来，一个巨大的金属烟囱落到离我不到一码的人行道上。这东西的重量，还有掉落时那可怕的力量，如果不是那个警告，我一定会被当场砸死；不过当时街道空无一人，那个声音是来自一个我知道的、距我的身体有七千英里远的人。

这不是我唯一一次接受这种超自然的帮助。早在证道学学会建立之前，有一个刚过世的亲人的幽灵制止了我犯下一场现在看来是严重的罪行，尽管以当时我的见识，我觉得这不仅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报复行动。同样，在后来的日子，也是在学会建立之前，我收到一条来自令人印象深刻的氛围的更高层面的告诫，使我阻止了另一个人踏上一条我现在知道会有灾难性后果的路线，虽然当时我不可能知道。所以可以说，除了我现在就在接受的不可见的帮助外，在以前我就有相当多的个人经验，使我有对不可见世界帮助的理论的信任。

另一个例子更加惊人。当三十多年前这本书首次出版时，我们亲爱的会长（安妮贝赞特博士），虽然允许我发表她在工作中和在更高层面经历的故事，但不希望我提及她的名字；但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似乎不再有任何理由剥夺她那成千上万的忠诚追随者们的巨大快乐，这快乐出自他们对这样一位有着如此奇幻和动人经历女超人的深爱 and 仰慕。所以我想如果我透露一个三十年前的秘密，她会原谅我的！

有一次，我们的会长发现自己身处极度的危险之中。我就不详细叙述当时周遭环境，她当时在一个危险的街头骚乱的中心，几个她身边的男人被击倒了，很明显受了重伤，她马上也会面临同样的处境，逃离被击倒的命运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

突然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被从人群中吸卷了出去，发现自己毫发无伤地独自站在和发生骚乱的街道平行的一条小巷中。她仍能听到争斗的声音，当她站在那儿寻思究竟发生了什么时，两三个从混乱中逃脱的男人从街角跑了过来，看到她后又惊又喜，说当他们看到这位勇敢的女士在混乱中突然消失时，他们还以为她一定是被击倒了。

当时没有任何的解释，她迷惑不解地回到家中；但在后来她向布拉瓦茨基夫人提及这件奇怪的事时，她得知是她的业力使她得以逃离险境，一位真师特意派人去保护了她，因为事业需要她的生命。

不管怎样，这个例子非同寻常，不仅从使用的大量能量的角度，还是罕见的公开显现的性质的角度。不难想象操作的方法；她的身体一定是被整个儿举过中间的一排房子，然后直接放在隔壁那条街上；但是因为看不见她的肉身浮在空中，所以很明显在运送过程中使用某种面纱（可能是以太物质）包围着她。

我不同意人们认为的“能隐藏有形物质的，它本身一定是有形的”这种说法，因为有一个所有奥义学学生都熟悉的方法，就是将光线弯曲（对目前的科学而言，光线只能以直线前进，除非发生折射）使它可以绕过物体，然后继续之前的线路；如果这样做了，物体对肉眼来说是完全不可见的，除非将光线恢复它正常的线路。我知道仅仅这么一句话，就可以使我的话在当今科学家的眼中被视为一派胡言，但我还是要说出来；我只是在陈述自然界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未来科学将会在某一天不再质疑这一发现，对那些不是奥义学学生的人来说，这句话必须要等到被证明的那一天。

如我所说，这个过程对任何稍微了解一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它制造的现象仍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在本书第一次出版后，我被告知一个近期的不可见帮手的实例，可能没有那么奇特，但出奇地成功。一位女士不得不独自坐火车长途旅行，为了安全起见包了一个空包厢；但是就在火车刚驶离车站时，一个面目可憎的男人跑了进来，坐在包厢的另一头。女士非常惊恐，独自和一个可疑的人待在一起，但是求救已经太晚了，于是她坐着不动，虔诚地将自己交托给她的守护圣神。

很快她更加惶恐不安，因为那个男人站起身，一脸狞笑地朝向她，但是他还没迈出一步，就大惊失色、恐惧地向后退去。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她吃惊地发现一位绅士正坐在她对面，平静而坚定地盯着那个困惑的强盗——这位绅士肯定不是用平常的方法进入车厢的。她敬畏得说不出话来，她出神地看着他足足有半个小时；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看她，只是一直盯着那个颤抖着蜷缩在车厢最远处角落里的坏人。当火车到了下一站，还没等火车停稳，这个未遂的强盗一把拉开车门，慌不择路的跑了。女士十分感激摆脱了他，转过身来正要向那位绅士表达感谢，却发现只剩下一个空座位，尽管对于任何肉身来说，这时离开车厢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例子中，实体化的时间超过了通常情况，但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在行动中耗费任何能量——事实上也不需要这样做，光是现个相就足以达到它的目的。

以上这些故事，全都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天使的干预，这只是那些不可见的帮手活动的一小部分。不过，在我们更进一步探究他们工作的其它方面之前时，如果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这些帮手所属的各种类型，将会有所帮助。那么，让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帮手的类型。

第四章

帮手

帮助可能来自众多类别的星光界居民中的几种。它可能来自天使、自然精灵，或那些已去世的人，还有一些能有意识地在星光界工作的人——主要是圣人和他们的学生。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细致地研究，会发现虽然这里提到的所有类型可能也有时确实参与了助人的工作，不过他们的参与比例十分不均衡，几乎大部工作都是某一类型做的。

很多帮助的工作有时在星光界之上、有时是在星光界完成，这个事实本身有助于解释这一点。对圣人的能力稍许理解的人，很清楚让他在星光界工作，就好比让顶尖的医生或科学家干在路边砸石头的活一样是一种浪费。

圣人在更高的层面工作——主要在思想界的上面三层，在那里他可以将能量直接导向自我或是人的真正个性体（高我），而不仅仅是在星光界或物质界的性格体。他在高层思想界释放的力量可以产生出更大、更深远和更持久的结果，在那里他可以独立完成所有的工作，而在低的层面那些刚踏上初级阶梯，有一天也会达到真师高度的人，则需要使出高出十倍的力量。

同样的事实也适用于神或天使。他们处于高于我们的自然王国，他们的工作似乎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无关；虽然他们中的某些类型，确实是有一些天使，有时回应了我们更高的渴望或恳求，但是是在思想界而不是物质界或星光界，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在两次生命之间，而不是在尘世生活时。

请记住，这些帮助的实例是在对思想界分层进行调查时观察到的，当时正在准备关于这个主题的证道学手册。有一次，人们发现有个天使在教一个唱诗者一曲天籁之音；还有一次，一个不同类型的天使正在传授和指导一位正在苦思冥想宇宙的形式和结构的天文学家。

这是其中两个关于伟大的天使王国帮助进化，以及对死去的人的更高渴望做出回应的例子；即使在俗世生活中，也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伟大的生灵，从他们那里获得无尽的知识，虽然这种交流大多是当我们上升到他们的层面，而不是他们下降到我们的层面。

天使很少插手我们正常的物质生活——事实上，他全神贯注于他自己层面更宏伟的工作，几乎注意不到我们；不过在偶尔的情况下，当他觉察到人类的悲伤或苦难，激发了他的怜悯，就会促使他尽力以某种方式伸出

援手，从他高瞻远瞩的高度看，毫无疑问，在现今进化阶段，这样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弊大于利的。

毫无疑问在过去——人类的幼儿期——来自外部的帮助比现在多得多。那时，所有的佛和摩奴，甚至更平常的一些领袖和导师，有的来自天使进化的行列，有的来自一个更先进星球的完美人类，我们在本书中提到的某些帮助也一定是出自这些崇高的生灵。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他逐渐有资格成为一名帮手，首先是在物质层面，随后是更高的层面；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人类应该能够为自己提供帮助，某种程度上确实为自己提供了不可见的帮手，从而让那些更有能力的生灵腾出手从事更有价值、更高尚的工作。

不过目前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要考虑。在世界的进化过程中，有七道光会轮流管理和帮助世界，现在正处于第七道光占主导地位的特殊影响下；这道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界中的天使王国之间的合作。所以在不久的将来，这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和显著；他们彼此更熟络的方式体现在个体间的帮助和沟通上，以及在多种多样的庄严仪式的合作上。¹

关于七道光的更多资料，请参考《真师与道路》（第2版）。以及伍德教授（Wood）的书《七道光》——二书均由马德拉斯阿迪亚的证道学出版社出版。

诚然，这并没有改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在这提到的帮助多数来自处于某一特定进化阶段的人给予的；不是来自圣人，因为他们可以做更宏伟和更具广泛意义的工作，也不是来自尚无灵性发展的普通人，因为他可能对此无能为力。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自然会发现，这种类型的帮助更多是来自处于星光界和低层思想界的真师的学生们——那些虽然远未达到圣人阶位的人，但是已经可以有意识的在思想界和星光界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些人中有的更进一步，已经完成了物质意识与更高层面之间的链接，因此他们有在醒着时可以回忆在其他世界做过什么和学过什么的优势；但是还有许多人不能突破意识的断线，但他们在睡眠时绝对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为他们的同胞进行高尚的和无私的工作。

我们将进一步探究这项工作是什么，不过在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主题通常引发的反对意见，我们也将处理一些在极少数情况时，帮助来自自然精灵或者死去的人的案例。

有些对证道学概念的理解尚不完善的人，常常怀疑是否允许他们去帮

助那些处于悲痛或苦难中的人，怕自己干涉了别人由绝对公正的永恒因果业力法则决定的命运。“这个人之所以处于目前的处境，”他们说，“是因为罪有应得；他正在受着过去世中所犯的罪恶招致的果报；我有什么权利在星光界或者物质界改善他的境况，干预伟大的宇宙法则？”

这些有这种想法的善良的人，不管是有意无意，其实是非常自负的，因为这种立场暗含了两个自狂的假设；首先，他们认为自己确实知道另一个人的因果业力是怎样的，以及他遭受的痛苦应持续多久；其次，他们认为，一个宇宙中只活一天的虫子，可以绝对超越宇宙的法则，以他们的行为来干涉业力的运转。我们可以确信，没有我们的帮助，伟大的命运之神们完全可以完美地运作，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所做的任何一步会给祂们带来一丝一毫的困难或担忧。

如果一个人的业力让他不能被帮助，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失败，不过我们还是会因为努力了而得到善业。这个人的因果业力与我们完全无关，我们的责任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我们的权利仅限于行动；结果如何由其它更高的层次负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的业力明细账？他可能处于耗尽所有的恶业那一刻，正处在一只援助之手可以将他从麻烦和沮丧中救拔之时；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做其他好事那样享受助人的快乐和特权，去帮助他呢？如果我们能帮助他，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他应该得到帮助；但是除非我们试过，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不管怎样，业力法则自会操作，我们不需为此操心。

自然界精灵对人类进行帮助的例子非常少见。大多数精灵远离人类常去的地方，在他面前退步，不喜欢他的气场和他在他周围制造的持久的喧闹和骚乱。除了一些较高级的种类外，自然精灵通常是非理性和无思想的——更像是一群快乐的孩子在他们喜欢的环境中玩耍，而不是严肃又富有责任心的生灵。有时它们中的一个会非常依恋某一个人，给他很多帮助；不过在现阶段的进化中，这类的生灵还还不能作为可以依赖的，稳定合作的不可见的帮手。关于自然精灵更全面的描述，读者可以参考我们《证道学手册》第五册，还有一本我写的《事物的隐秘面》(Hidden Side of Things)一书。

就如我所说的，帮助有时是由那些近期离世的人提供的——那些仍旧流连于星光界中，仍旧和俗世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人，就像（可能）上文提到的母亲解救孩子免于落井的例子。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帮助的案例肯定非常有限。一个人越无私和乐于助人，就越不可能在死后意识清醒地流连在星光层的较低层面，那是最容易接近地球的层面。除非他是一个坏透了的人，否则独自滞留在可以干预世事的领域可能相对来说短得多；虽然他仍可能从天界影响那些他在世时所爱的人，但这通常是一种普通的祝

福，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在特殊案例中能带来具体结果的力量。

再强调一下，许多死者希望帮助那些他们抛下的活着的人，却发现这很难做到，因为从一个层面对另一个层面的个体进行工作，要么要求被帮者有超强的敏感度，要么要求操作的人具备一定量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死后不久出现幽灵的例子虽然不罕见，不过很少有死者真的做了什么有用的事，或是能够对他拜访的朋友或亲人成功地留下他所希望的印象。当然，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如果我们把案例加起来还是很多的；但与只是幽灵显现的大量案例数目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死者通常很少帮助生者——实际上，正如下面将要说到的，普遍的情况是，他们自己需要得到帮助，而不是去帮助别人。

所以，大部分的无形帮手的案例来自在星光界能有意识工作的活着的人。

第五章

超物质界生活的现实

对于那些习惯于本世纪普遍的和偏唯物主义思路的人们来说，相信并且充分认识肉身感官意识以外的完美意识状态似乎有些困难。无论如何，所有基督徒都被宗教教义所束缚，坚信自己有一个灵魂；但是如果你告诉他，在人活着时或死后，有可能会看见灵魂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时，十有八九他会不屑的说他不相信鬼魂，这不过是已被拆穿的中世纪迷信残留。

所以，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理解不可见帮手的工作，或当我们自己要学着去帮忙，我们必须摆脱当代思潮关于这些主题的禁锢，努力掌握伟大的真谛（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一个已证的事实），就是身体只是自我的一个载具或外衣。在死亡时被永久脱去，但每当夜晚我们入睡时也会暂时脱掉——事实上，入睡的过程就是星光体中的自我从物质身体中溜出的动作。

我再重复一次，这不是猜想或巧妙的假设。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能在完全清醒的意识中表演这个简单的魔术（而且每天都在进行），——随意地从 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对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来说，人们断言这种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是十分荒谬的。这就像告诉一个人他不可能睡着，而他认为自己确实睡着了，他就是处在一种幻觉中一样荒谬。

还没有发展出星光体和物质体意识之间连接的人是不能随意离开他的粗重身体的，或者回忆起离开物质身体时发生在他身上的大部分事情；尽管如此，事实是每次睡觉时他都会离开身体，受过训练有灵视的人能看到他要么在身体上面飘浮，要么在离身体或远或近的距离之外徘徊，视情况而定。

完全未发展的人通常漂浮在肉身上方很近的地方，而且也像是睡着了一样，不成形且不完整，如果他要从肉身的周围走出得远一点，会引发一种极端的不适，这不适感会唤醒他。然而，随着进化，他的星光体会越来越清晰和有意识，成为更适合他的一个载具。大多数有思想和有文化的人，他们的意识水平已经相当可观，一个灵性充分发展的人在这个载具中就像在他的致密身体一样完全成熟。

不过尽管他睡着时在星光界是完全有意识的，而且可以随意地自由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加入帮手的行列。大多数人在这个阶段还沉浸在他们自己的思想里，一般是醒时思想的延续，看上去像在沉思似的，如

此专注以致对周围毫无察觉。这其实在很多方面是有好处的，因为对一个还没有勇气充分了解星光界全部真相的人来说，星光界会令人感到不安和恐惧。

有时，他会渐渐的从这种状态中苏醒，就像是在他周围的星光界中醒过来了；但更多时候他是被已经活跃在星光界里负责他的人唤醒的。然而这不是一件可以被当作儿戏的责任，尽管在星光层唤醒一个人相对容易，但实际上却不可能让他再次入睡，除非通过最令人不快的催眠手段。所以在这批工作人员中的一个在把梦中人唤醒之前，他必须完全确信这个人的品质使他可以充分利用交付到他手中的这股额外的力量，并且他的智慧和勇气足以使他确信这个行动不会对他有任何伤害。

这样的唤醒会可以使一个人加入一个帮助人类的团队，如果他愿意加入的话。但要清楚的是，这不一定，而且通常不会带来在醒时意识中清楚记得所做之事的能力。这种能力只能自己去获得，大多数情况下它不会在随后数年内获得，也可能不在这一世。但令人高兴的是，肉体对星光活动的记忆缺失丝毫不会妨碍出体时的工作；除了使一个人在醒时知道睡眠中所从事的工作这一点感到满意外，它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工作必须要完成——而不是记住是谁做的。

第六章

适时的干预

在星光界的工作多种多样，但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推进进化，不管程度有多么微小。偶尔，它与低级王国的发展有关，特定条件下可能引发轻微的加速。我们的圣人清楚地知道他们对低级王国的责任，这包括元素精灵、动物和植物，因为有时候它必须通过与人类的联系或被人类使用才能进化。

很自然的，到目前为止，最大和最重要的工作与人类有关。提供的服务种类繁多，但主要与人的灵性发展有关，像本书前面提到的物质干预极其罕见。然而，它们偶尔也会发生，虽然我着意强调以扩展灵性和道德来帮助同胞的这种可能性，但这里将给出两三个我认识的朋友提供物质帮助给那些需要的人的例子，为了使大家看到，来自于帮手的经历与那些受到超自然帮助的人的叙述相一致——这样的故事，在文学作品中被称为“超自然事件”。

在玛塔贝莱兰（津巴布韦）的叛乱过程中，我们的一位成员被派执行一项救援行动，这可以作为在较低层面偶尔给予帮助的一种方式实证。某天晚上，那个国家的某个农夫与他的家人自以为在安全中入睡了，完全没有意识到几英里以外，残酷的野蛮人正埋伏在那里，伺机谋杀和抢劫。我们的成员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叫醒熟睡的家人，让他们意识到始料未及的可怕威胁，她发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尝试在农夫的头脑中留下迫在眉睫的危险念头功亏一篑，由于情势紧迫，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我们的朋友决定让自己完全显形，来摇晃主妇的肩膀，恳求她起来看到她。当看到已经成功的引起了她的注意后，她就消失了，农妇直到现在都未发现是哪个邻居这么及时地唤醒了她，救了她们全家的命。如果不是这个神秘的干预，毫无疑问半小时后全家都会被杀死在床上；她甚至到现在也不明白，所有的门窗都锁的严严实实，这个救命恩人是如何进来的。

被这样突然的叫醒，农妇半信半疑地认为警告只是一个梦；然而，当她起来查视，只不过是看看是不是一切安好，幸运的是她这样做了，虽然她发现房间内没什么不对劲，当她打开百叶窗时，看到远处夜空被火光映红了。她立刻叫醒丈夫和其他家人，由于通知及时，他们立刻赶在强盗到来之前逃到了附近一个隐蔽的地方。强盗毁坏了房子，破坏了庄稼，但对没有找到要害的人感到失望。当施救者一段时间后在报纸上看到这个

家庭被幸运的庇护的报道，她的感受可想而知。

第七章

“天使”的故事

另一个发生在物质层面的干预例子，是不久前的一个动人的小故事，这一次只拯救了一个生命。不过，需要先做一些解释。在我们欧洲的帮手团队中，有两个是很久以前在古埃及时的兄弟，他们到现在还彼此依恋着对方。在现在这一世里，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大，一个已步入中年，而另一个还是个孩子的肉身，不过已是一个相当进步和有前途的自我了。自然地，训练和指导年轻人从事他们如此倾心的神秘工作就落在了年长者的身上。他们两个都可以以完整的意识活跃在星光界。当他们粗重的肉体沉睡时，他们大部分时间就在他们共同的真师指导下一起工作，在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生者或死者给予帮助。

我引用某事件发生后两人中那个年长者写的一封信，这会比任何第三者所描述的更加生动。

“我们正忙着其他的事，这是西里尔突然喊道：“那是什么？”因为我们听到一声因痛苦或恐惧而发出的尖叫声。不一会儿，我们到了那儿，发现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男孩从悬崖跌落到下面的岩石上，伤得很重。可怜的家伙断了一条腿和胳膊，但更糟的是大腿上有个致命的伤口，血从那里汨汨流出。西里尔叫道：“我们得帮帮他，不然的话他会死！”

“情况如此紧急，我们必须反应快速。显然有两件事迫在眉睫；必须止血，必须有物质界的救助。我不得不把我或西里尔显化，我们需要一双手立即包扎绷带，而且这个可怜的男孩看到他深陷困难时有人在他旁边应该会好一些。我丝毫不怀疑他和西里尔在一起会比和我在一起感觉自在，但我可能比西里尔更容易找到其它帮助，所以分工十分明显。

“这个计划很成功。我立刻显化了西里尔（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告诉他用男孩的围巾包扎大腿，并用一根棍子拧紧止血。“这不会让他更糟吗？”西里尔问道；但他还是做了，流血停止了。受伤的男孩似乎处于半昏迷中，几乎说不出话来，但他抬起头，看着那个朝他焦急地弯下身去的小小的发光的身影，问道：“尊贵的人，你是天使吗？”西里尔笑起来，回答道：“不，我只是个男孩，我是来帮助你的”；然后我让他安抚受伤者，而我自己则去找住在一英里外的男孩的母亲。

你可能永远不能想象，我不得不迫使那个女人相信出了什么事，她得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这有多么的困难；不过最后她把正清洗的锅一扔，大声说：“好吧，我不知道怎么了，但我必须去找找孩子。”一开始，我能毫不费力地带领她前去，虽然那时我一直在用意志力和西里尔维系着，以免可怜男孩的天使会突然从他眼前消失。

“你看，当你物质化一种形态时，你将物质从它的自然状态改变成另外一种——可以说，暂时与宇宙意志相违背；假如你把注意力转移开哪怕半秒钟，它就会像闪电一样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我不能将超过一半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女人身上，但我还是设法拖着她，当她一绕过悬崖的拐角，我就让西里尔消失了；但她已经看见他了，所以现在村子里流传着一个有记录以来最证据确凿的天使干预的故事。

“事件发生在清晨，当天晚上我（从星光界）看一下这个家庭怎么样了。那个可怜男孩的胳膊和腿已经接好了，伤口也包扎了，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苍白又虚弱，但显然很快就会恢复健康。母亲告诉了她的几个邻居这个故事；对知道真实情况的人来说，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是奇怪。

“她用了许多词句解释说，她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有什么东西让她立刻感觉到孩子出事了，她必须出去看一下他；最先她觉得这有点荒唐，试着甩掉这种感觉，“但是没有用——她必须去。”她说她不知道是什么让她绕过那个悬崖，而不是走其他路，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她转过拐角时，看到他靠着一块岩石躺着，跪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她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穿着闪闪发光的白色衣服，有红润的脸颊和可爱的棕色眼睛；他冲着她一笑，“像来自天堂一样”，接着转眼就不见了，起初她非常震惊，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她立刻感觉到他是什么，跪下来感谢上帝派了个天使救了她可怜的孩子。

“她接着说，当她抱着孩子回到家，想把缠在腿上的围巾解下来时，他不让她这么做，因为他说是天使绑的，还让他不要碰它；当她后来告诉医生时，医生解释说如果她解开围巾的话，男孩肯定会死。

“她重复着男孩的故事——在他摔落后，那个可爱的小天使是如何来到他身边（他知道它是一个天使，因为他刚才在悬崖顶上时，方圆半英里内没看到一个人——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翅膀，还说他只是个孩子）。天使是如何把他扶起来靠在岩石上，包扎好他的腿，又和他说话，告诉他不要害怕，因为有人去找他的妈妈了，她很快就会来了；天使亲吻着他，安慰着他，柔软温暖的小手一直握着他，给他讲他已经记不清的神奇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很棒，让他几乎忘记了受伤，直到他看见妈妈来了；接着他向他保证他会很快康复，笑着捏了捏他的手，然后不知怎的就

消失了。

“自这个事件以后，整个村子掀起了导归宗教的热潮！他们的牧师告诉他们神圣的老天的干预对他们大家是一个启示，是为了指责不信教的人，证明了圣经和基督教的真理——没有人看得出这种大张旗鼓的观点下暗藏着的巨大自负。

“不过此事对男孩的影响无疑是好的，无论是道德上还是身体上；之前大家公认他是一个粗心大意的小淘气，但现在他觉得‘他的天使’随时都在他身旁，他再也不会说或做任何粗俗无礼或愤怒的事，以免被看到或被听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再次见到祂，他知道当他死的时候，那张可爱的脸庞将会是第一个在另一个世界迎接他。”

一个美丽又可悲的小故事，真的。村民和牧师从这件事中得出的结论也许有些盲目；然而，至少证明了有超越物质层面的东西存在，这对人们可以说是利大于弊，毕竟母亲依据她所看到的而得出的结论是十分正确的，也许再多一些确切的的了解就能让她用不同的方式表达。

这封信的作者经过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他曝出了事件背后的一则趣闻。调查发现两个男孩曾经见过面，在几千年前，那个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孩子是另一个的奴仆，他曾经冒着牺牲自己的风险救了年轻主人的性命，随后他获得了自由；现在，那之后很久，这个主人以同样的方式偿还了那份业报，而且还给了他之前的奴仆一个崇高的思想和生活道德的引导，这可能会改变他未来的整个进化过程。所以善有善报是真实的，尽管具体落实起来有时需要很长时间。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时必待我，
每业必报。

第八章

火灾的故事

还是这个叫西里尔的男孩的另一个故事，它与我本书先前章节里的故事几乎完全类似。某天晚上，他和他的老朋友正在进行通常的工作，这时他们注意到在他们下面一场由大火引发的耀眼火光，于是迅速地向下冲去看看他们能做点什么。

一家位于湖边的大旅馆着火了。这栋建筑有好几层，三面环着一个种着树和花草的花园，一面临湖。旅馆两翼延伸向湖面，尽头的突出的大窗几乎就在水面之上，所以在它们下面只留下了很窄的通道。

前部和两翼都建有电梯井，里面也有电梯的格子笼。发生火灾后，火势以非常惊人的速度蔓延，当我们的朋友在星光界看到之前，三个楼座的中间层都在燃烧。幸运的是——除了一个小男孩——其他旅客都已获救，尽管有些人被严重烧伤和受了一些其他的伤。

这个小家伙被忘在左边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因为他的父母外出参加舞会，不知道火灾发生，自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孩子，直到事情不可挽回。大火在那侧楼的中间几层蔓延，即使有人记起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的房间正对着前面提到的内花园，所以他与外界的一切援助都被隔绝了。此外，他甚至还没意识到危险，因为浓重的令人窒息的烟雾渐渐弥漫了整个房间，他睡的越来越沉，直到快不省人事。

这时西里尔发现了他，他似乎对需要帮助或陷入困境的孩子特别关注。他先是试着让一些人记起这个男孩，但是失败了；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可能帮助他，所以这样做只是浪费时间。那个年长的帮手像以前一样，把西里尔化现进入房间，让他去唤醒那个近乎昏迷的孩子。虽然十分困难，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过男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仍旧处于半清醒、半昏沉之中，因此需要有人半推半拽，在每个拐角都要领着和扶着。

两个男孩先是爬出房间，进入穿过侧厅的中央通道，发现烟雾和火焰开始透过地板，以致身体难以通过。西里尔就带着男孩再次退回到房间里，爬到窗户外面一个大约一英尺宽的石台上，这个石台在窗户下，沿着建筑而建。顺着这个石台，他想方设法带着他的同伴走，一半身子在石台的边缘保持住平衡，一半漂浮在空中，挡在同伴的外侧，以免他头晕，因害怕而摔下来。

离湖最近的建筑尽头，火势看上去没那么大，他们从一扇打开的窗户爬了进去，又来到了通道，希望能找到在远处还能通行的楼梯。但楼梯里也全是火焰和烟雾；他们又沿着通道爬了回去。西里尔建议他的同伴把嘴贴近地面，直到他们到达沿着楼栋中央深井而下的电梯格子笼。

电梯当然在底部，但他们想方设法爬下梯厢里的格子笼，站到了电梯顶上。这时他们发现没路了，不过幸运的是西里尔发现了一个小门，可以从电梯里进到底楼的夹层楼中。他们穿过去到了一个通道，小男孩已经快被烟雾熏的要窒息了；他们接着穿过对面一个房间，最后爬出窗户，来到了外廊的顶上，外廊绕着一楼底层的前部，位于它和花园之间。

从那里很容易顺着柱子滑下去到达花园；不过即使在那儿也非常热和危险，那儿的墙非常有可能坍塌。所以西里尔尽量小心翼翼的绕到一侧建筑的尽头，然后去另一侧；但是两边的火势已经蔓延开来，那狭窄悬吊着的通道已经很难通行。最后他们躲到一艘挨着花园停靠在码头的游艇里，解开缆绳，向水面划去。

西里尔打算绕过燃烧的旅馆两翼，让他救下的男孩上岸；当他们还没划出去多久，就碰上了一艘路过的湖上汽船，被发现了一一因为四周都被旅馆的大火照亮了，一切都如白昼一般。汽船靠近游艇将他们救走；但是船员只发现了一个孩子，而不是他们看到的两个一一因为西里尔年长的朋友立刻让西里尔滑回了他的星光体中，驱散了当时构成肉身的致密物质，这样他就看不见了。

当然，经过一番仔细地搜索，没有发现第二个男孩的踪迹，所以结论是他一定是在他们靠近时落水了。获救的男孩一安全上船就昏了过去，所以他们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信息，当他恢复过来时，他所能说的就是当他们靠近之前他看见了那个男孩，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汽船在两天的航行后停靠在某处，一个星期后获救男孩回到父母身边。在这期间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他已经葬身火海。虽然星光界的助手尽力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他们的儿子获救了的印象，但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相见时有多么开心。

这个男孩仍旧健康快乐，而且不厌其烦地讲他那神奇的冒险。他不止一次地懊悔，当最后所有的危险似乎都结束的时刻，那个救了他一命的友善的朋友却神秘的死去了。的确，他曾大胆地提出也许他根本没有死一一也许他是一位童话中的王子；当然这个想法只会让他的长辈流露出自嘲宽容的一笑。他和他的保护者之间的业力因缘还没有被调查，不过无疑一定是有的。

第九章

物质显化与留痕效应

在听到这样的故事时，学生们常常会问在这些危在旦夕的境况中，不可见的帮手能否安然无恙——例如，为了从着火的房子中救人，那个显化的男孩是否会有危险——如果他的物质化形体穿过火焰或一不小心从高高的窗台边缘掉下来，他的肉身是否会受到损伤。事实上，我们知道物质化形体与肉体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产生留痕效应，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有可能发生吗？

留痕效应这个主题十分深奥和难解，我们还不能透彻地解释这一特殊现象；实际上，为了充分理解它，可能有必要在多个角度来理解共振的原理。而且，我们通过观察知道它在某些条件下发生，某些条件下不能发生，我认为我们有理由保证在这个案例里是绝不可能的。

要弄明白为什么这样，我们首先应该记住至少有三种确定的物化形式，任何一个对通灵学有深入体验的人都会清楚这点。现在我的重点不在于解释这三种形式是如何分别产生的，而在于强调它们存在的不容置疑的事实。

1.有一种物质化，可以被感受到，但普通的肉眼看不见。这种性质的显化的例子是在降神会上，一只看不见的幽灵的手常常抓着一个人的手臂或摸着一个人的脸，有时可以在空气中移动物体或敲击桌面——当然后两种现象可能很容易在没有物质化的手的情况下发生。

2.还有一种物质显化，看得见却摸不着——手穿过一个灵的身体就像穿过空气。某些情况下，这些显化呈雾状，而且感觉不到。而在其他情况下它显得很正常，看起来像是个实体，但是想去抓住它时又抓不着。

3.还有一种既看得见又摸得着的完美物质化——它有着你已故朋友的外形，而且用你熟稔的方式，热诚地跟你握手。

目前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留痕效应发生在第三种物质化的特定条件下，而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就很难确定。在男孩帮手的例子中，可能不会是第三种类型，因为显化只是要达到想要的结果，而不须花费多余的能量。很明显，第一和第二种类型的部分显形所需的能量较少。很可能只有男孩握住同伴的胳膊可能是实实在在能触摸到的，而身体的其余部分，虽然看起

来很正常，可能就很难证实其可被触摸感了。

但是除了这种可能性，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当一种完全的物质化发生时，无论制造显化的是活人还是死人，一些物质界物质必须被聚集在一起。在招魂术的降神会上，这些物质主要来自灵媒的以太体——有时甚至也来自他的肉身，因为有些记录显示，当这种形式的物质化发生时，他的体重会明显降低。

降神会的指导灵就采用这个方法，因为一种产生物化的简便方式可以通过就在手边的灵媒轻易得到；结果是，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就这样建立在灵媒和物化的身体之间，被称为留痕效应的现象（尽管只是不完整的理解），会以最清晰的形式显现出来。例如，如果物化体的手被抹上粉笔灰，即使灵媒被全程小心的锁在柜子里以便完全排除任何作弊的嫌疑，粉笔灰也会在他的手上被发现。如果物化的形体遭受任何伤害，这种伤害将准确的再现于灵媒身体的相应部位；有时显现的物质体吃的东西会进入灵媒的体内——至少有一次它发生在了我所经历的一个案例中。

然而在我们描述的例子中，它是完全不同的。西里尔距离他的肉身有几千英里远，因此他的朋友不可能从身体中取得以太物质，而圣人的学生们在助人的工作中所遵循的规则毫无疑问会制止他这样做，即使是为了崇高的目的也不能对任何人的身体施加压力。此外，这也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有必要物质化时，帮手总是会采取危险性最小的方式顺手拈来——从周围的以太中，甚至是从物质空气中凝聚所需的物质。毫无疑问，这超出了普通通灵会上的灵表现出的能力，但对奥义学的学生来说并不困难。

但要注意所得结果的差异。在灵媒的例子中，有一个与肉身联系紧密的物化身体，由肉身的物质组成，因此能产生留痕效应的各种现象。在帮手的例子中，确实有一个肉身的精确复制品；但它是由一种精神力量创造出来的，用的是完全异于肉身的物质，它不会产生留痕效应，就像伤到一个人的大理石雕像不会伤到本人一样。

因此，穿过火焰的通道或从高高的窗台上摔下来对男孩帮手而言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在另一个案例中，助人团队的一员，虽然有物质化形体，但在沉没的船里也没有什么麻烦（见第十五章）。

在前面描述的西里尔工作的两个事件中，我们注意到他不能物质化他自己，整个过程必须有年长的朋友为他来操作。他还有一次经历也值得说一下，就是通过强烈的关切和坚毅的决心，他能显化出自己——这个例子有点像之前提到的，母亲由于爱使得她某种程度显化了自己，以拯救自己的孩子们。

尽管看起来令人费解，但毫无疑问，自然界中存在着这种惊人的意志能量，它可以控制所有层面的物质，因此，只要这股能量足够强大，几乎任何结果都可以直接由此而生，以致运用这种能量的人不需要知道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这种力量在物质化的情况下起作用，虽然它通常说来是一门法术，像其他任何法术一样必须学习。当然，星光界的普通人如果没有经过学习是不能显化自己的，如同我们在物质界不经学习是不会拉小提琴的；但也有例外的情况，下面的叙述中就能看到。

第十章

两兄弟

这个故事是由一只比我更富戏剧色彩的笔记录下来的，刊登在1897年11月的《证道学评论》第229页，有着大量丰富的细节，根本不需要我再多着墨。我将它介绍给读者，因为我的叙述只是一个概要，所以非常简洁。名字当然也是虚构的，但是事件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的剧中人物是两兄弟，一个乡村绅士的儿子们——14岁的兰斯洛特和11岁的沃尔特——他们是那种常见的身体健康和有男子汉气质的男孩，除了凯尔特血统以外，和周围的人一样没有什么超自然的资质。也许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之间的强烈感情，因为他们简直难舍难分——没有对方，谁也不会单独行动，弟弟对哥哥的崇拜就像幼童似的。

有一天，兰斯洛特不幸从他的小马上掉下来摔死了，对沃尔特来说，世界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孩子的悲伤如此真切和巨大，以致吃不下睡不着，他的妈妈和保姆一筹莫展，不知道该为他做些什么。他似乎对劝说和责备充耳不闻；人们告诉他悲伤是不好的，他的哥哥正在天堂，他只是回答说不能确定，即使是真的，天堂里没有他兰斯洛特也不会快乐，就像他在这世界上没有兰斯洛特就不会快乐一样。

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这个男孩因悲伤正在慢慢死去，而事实更加可悲：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哥哥一直在他身边，完全了解弟弟的痛苦，却因多次想要抚摸他或与他说话失败而感到心烦意乱。

事件发生后第三天的晚上，这种可怜的状况依然如故，西里尔的注意力转向了这两兄弟——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只是碰巧路过，”他说；然而，无疑是上帝的慈悲引领他来到这里。可怜的沃尔特筋疲力竭却无法入睡——他自认为，他沉浸在孤独中，虽然他那悲伤的哥哥一直站在他身旁。兰斯洛特没有了肉体的束缚，可以看到和听到西里尔，所以很明显，西里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答应和他的弟弟建立友谊，并帮助他沟通，以此来减轻沃尔特的痛苦。

一旦死去的男孩心里有了希望，西里尔就转向活着的男孩身上，竭尽全力想让男孩在头脑中认为他的哥哥就在身边，没有死，像过去一样活着和亲切。但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沃尔特头脑中充满了悲伤，萎靡不振心如死灰，什么暗示都没用，西里尔毫无办法。然而他深深地被这悲伤的情景所感动，心中充满同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以致于

不知何故（甚至直到今天他也说不清楚怎么办到的）他发现他能触摸到这个心碎的孩子，还可以和他说话。

撇开沃尔特的问他是谁，以及他从哪里来的问题，他直奔主题，告诉他，他的哥哥就在他旁边，努力让他听到他重重复复的安慰的话语，他没死，而是活着，渴望帮助和安慰他。小沃尔特想相信，但又不敢奢望；但西里尔恳切地坚持打消了他的疑虑，他说：

“哦！我相信你，因为你这么善良；但如果我能看见他，那么我就会确定我知道这个事实；如果能听见他告诉我他很幸福，我会不介意他他随后再离开。”

尽管西里尔很年轻，但他知道沃尔特的心愿不好实现，所以正要遗憾地告诉他不行，这时突然他感到了所有无形帮手都知道的一个存有，虽然这个人没说一句话，但是使得他脑海里冒出不要说他本想说的话，而是向沃尔特承诺满足他的祈求。“等我回来，”他说，“你会见到他。”接着——他消失了。

真师给他的轻轻一点告诉了他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他立刻去找那个曾经经常协助他的老朋友。那个老朋友还没休息，但一听到西里尔急切的召唤，立刻陪着他，几分钟内就来到沃尔特的床边。那个可怜的男孩已经开始以为这只是个可爱的梦，当西里尔再次出现时，他的开心和宽慰看上去如此动人。片刻之后，遵照真师的教导，年长的朋友把急切的兰斯洛特物质化了，生者和死者再一次手拉着手时，这一幕是多么美好啊。

兄弟俩的悲伤已经变成了无法形容的快乐，他们一再地说他们再也不会感到伤心了，因为他们知道死亡无法把他们分开。当西里尔在老朋友的建议下向他们小心翼翼的解释，这种奇特的身与身的相聚不会再发生，不过兰斯洛特会整天待在沃尔特身边，即使后者看不见他，每天晚上沃尔特可以滑出身体再次与他的哥哥在一起，他们的喜悦依旧不减。

听了这话，疲惫不堪的沃尔特立刻睡着了，而且验证这确实是真的，他惊奇地发现他和他的哥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他们熟悉的一个地方飞向另一个地方。西里尔体贴的提示他，他可能在第二天醒来时忘记他大部分的（星光界）自由生活；但幸运的是，他没有忘记，就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也许巨大的喜悦带来一种冲击，唤醒了他凯尔特人血液中潜在的超自然天赋；他没有忘记发生的每一个细节，第二天早上他带着一个奇妙的故事冲进这个正在哀悼的家里，和悲哀的气氛很不适宜。

他的父母认为过度悲伤使他不正常了，因为他是继承人，所以他们观

察了很久，担心有进一步的精神错乱的表现，所幸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们仍然认为他有点偏执，虽然他们承认“幻觉”救了他的命；但是他的老保姆（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坚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曾经是个孩子的主耶稣，在另一个孩子因悲伤而弥留之际大发怜悯之心，派了一个天使把他的哥哥从死亡中带回给他，作为比死亡更强大的爱的恩赐。有时流行的迷信比有学识的怀疑更接近事实！

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从那天晚上开始的良好工作仍在进行，没人说得清楚这一行动的影响会有多远。沃尔特的星光意识一旦被彻底唤醒，就会持续活跃；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和哥哥晚间冒险的记忆带回他的物质大脑；每个晚上他们都会见到他们亲爱的朋友西里尔，从他那里他们学到了很多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妙世界，以及更高的其他世界。他们也在西里尔的指导下——活着的和死去两兄弟——成了帮手队伍的热心成员；或许在未来的几年里都会这样——直到兰斯洛特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星光体解体——许多垂死的孩子将感激他们三个人，这些试图将他们自己获得的快乐传递给别人的人。

这些新的帮手不仅对死去的人有帮助，因为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其它一些活着的孩子，他们在睡着时在星光界显示出意识；至少在被带到西里尔这里的人中，有一个被证明是孩子团里有价值的新成员，也是物质层面上的一个善良的小朋友。

那些对所有这些理念陌生的人会发现很难理解孩子在星光界会有什么作用。他们会说，孩子的星光体一定是未开发的，自我在物质层面和星光层面都会受到童年的限制，这样一个自我能有什么用，或者怎么能够象帮手们一样帮助人类在灵性、心智或道德方面进化？

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时，正是这些故事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不久之后，我把它发给了西里尔本人，看他会有什么，他的回答如下：

“的确，正如提问者所说，我只是个孩子，知道的还很少，当我学到更多东西时我会更加有用。但即使现在，我也可以做一点事，因为有那么多人对证道学还一无所知，尽管他们可能对其他事情比我懂得多。你知道当你想去某个地方时，一个认识路的小孩比一百个不认识路的聪明人能为你做的更多。”

此外，即使是一个孩子，当他在星光层面醒来时，星光体会迅速发展，在星光界可能比觉醒的成年人略微逊色，但却比一个尚未醒来的聪明人要先进和有用得多。但是，除非通过孩童身体表达自己的自我，拥有坚定而深情的气质这种必要的资格，并在前世中清楚地呈现出来，否则没有一个

奥义学者会担当在星光界唤醒他的严肃责任。然而，当他们的业力使得他们有可能被唤醒时，孩子们通常是最得力的帮手，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非常动人。那个古老的预言“一个小孩将带领他们”再次应验了。

在阅读最后这两兄弟的故事时，人们常常会在脑海中出现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里尔通过某种方式可以因纯粹的爱和怜悯、意志力的力量物质化自己，那么兰斯洛特试了这么久去沟通，依旧不能成功地做到，不是很奇怪吗？

答案是，不难理解为什么可怜的兰斯洛特无法与他的兄弟沟通，因为无法办到是很正常的事；奇特的倒是西里尔能够物质化自己，而不是兰斯洛特不能。然而，西里尔不仅感情强烈，而且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他知道物质化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并对如何做到这点有大致的想法——而兰斯洛特那时对此一无所知，尽管他现在知道的。

第十一章

一桩被制止的自杀事件

一天晚上，我正在阿迪亚自己的房间里口述，工作得比平时稍晚一些，一个年轻的帮手（按约定）用星光身报道，去陪我做夜间的巡视。我请他稍微等我一会儿，以便可以完成手头上的工作。于是他就到附近闲逛，在孟加拉湾上空盘旋。看见一艘经过的汽船时，他冲着它俯冲了下去（如他所说，只是出于好奇），他的注意力几乎立刻被从船舱里一扇紧闭的门里透出来的一种压抑的灰色灵光圈气氛攫住了。照着指导所说，他一看到这种危险的信号，就立即着手开始进一步的调查。一进房间，就看到一个男人坐在铺位上，手里拿着一把手枪，举向他的额头，接着又把枪放下。这位年轻的帮手觉得应该马上做些什么，但由于是新手，他不知道怎样做最好，于是瞬间回到我的房间（非常激动地）喊道：

“快点来！有个人要自杀！”

我停止口述，将身体留在沙发上，和他一起去了船上。我了解事态之后，决定先拖延一下，因为我得回去完成我正在做的工作；所以我郑重的在这位自杀未遂者脑海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现在不是他鲁莽行事的时候——他应该等到午夜，这样就不会被打扰。如果我企图让他明白自杀的罪恶，他肯定会争辩，我没有时间跟他纠缠；但是对延迟这个主意他立刻接受了。我留下年轻的助手，告诉他如果这个男人打开了我让他放手枪的抽屉，就立刻飞来告诉我。于是我回到我的身体中去，又做了一些口述，把当晚的工作做完。

快十二点时，我回去支援我的年轻助手，我发现他很焦虑，虽然他说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这个想要自杀的人仍处于抑郁之中，他的决心一点没动摇。我接着调查他这个想法的动机，发现他是这个船上的官员之一，他抑郁的直接原因是挪用了船上的公款，由于早晚会被发现，他无法面对随之而来的暴露和耻辱。他需要钱，或者他觉得他需要钱，因为他为了和一个年轻的女性交往，给她送奢侈的礼物；虽然涉及的实际金额不是个大数目，但也大大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他看上去心地善良，身世清白，而且（除了因为迷恋那个女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外）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我匆匆一撇他的过去，想找找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摆脱他负罪感的决定。我找到了一个最能打动他的想法，就是家里还有他最深爱的老母。在他头脑中投射强烈的对母亲的记忆，

致使他拿出一张母亲的照片，然后告诉他这一行为会如何毁了她的余生，因为这会让她陷入无法消逝的悲伤之中，不仅因为她在物质层面失去了他，还因为担心他死后灵魂的归处。还必须想个办法把他愚蠢地将自己所置的两难困境之中解脱出来；所以我调查了一下汽船的船长，发现他是一个善解人意和好心肠的人，我觉得向他提出恳求是切实可行的。

这就是我当时给这个年轻人的想法——为了避免他的自杀给他的母亲带来极度的悲伤，他必须面对这几乎不可能的抉择，去向船长坦白一切，请求暂时搁置审判，直到他能证明他值得被宽恕。于是这个年轻的官员在夜深人静之时照实去做了。水手一直是警醒的，让船长醒着不难，并且丝毫不差地为他开了门。整个情况不到半个小时就搞定了，在好心的船长慈爱的建议下事情解决了；挪用的款项由船长垫付，官员分期偿还给他，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就得救了。

第十二章

迷失的男孩

为了展示星光界工作的多样性，我将谈及另一个例子，就在上面所述的案例几天之内发生的，由同一个年轻的新手参与的。

每个星光界工作者手头通常有一定数量的案例，需要夜间的探访，就像医生对若干病人每天查房一样；所以当有新手被交托给我时，我总是带着他们去巡视，就像一位资深医生带着年轻人，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观察如何治疗病例获得经验。当然，还有其他的教导也被教授；初学者必须通过土、水、火和风的考验；他必须通过不断地练习学会如何区分思想形状和活人；如何认识和使用2401种元素精华；必要时如何物质化自己或他人；如何处理不断出现的许多紧急情况；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去平衡，也不要让自己感到一丝恐惧，不管发生了多么令人震惊或不寻常的现象。对星光界工作者来说，首要条件是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保持对局面的掌控。他还必须充满爱心，乐于助人；这些条件我不需要传授，如果候选人不具备这些也不会被送到我这里。

一天晚上，我在去巡查一些常规案例的路上，路过一个风景如画、丘陵起伏的村庄。跟着我的新手们随意地盘旋着，在附近的原野上方撒欢——就像一只猎犬跑在前面，又折返回来，跑来跑去，跑的距离是猎人走路的三四倍。我的年轻朋友，几天前曾救过一位官员的命，以他惯常的冲动方式猛的冲了过去，说他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正如他说的，一个男孩在地下奄奄一息。

调查很快发现，一个大约八岁的男孩在一个巨大山洞的深处迷路了，里面暗无天日，他显然由于饥饿、干渴和绝望快要死了。这个案例让我想起了第七章中的天使故事，似乎也需要同样的处理；所以这一次，也像上次一样，我物质化了年轻的帮手——这次不是西里尔，而是另一个人种的男孩。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一盏灯，因为我们的身体完全处于黑暗之中；这个昏昏沉沉的遇难男孩被从昏迷中唤醒，发现有个男孩提着一盏异常明亮的灯笼弯下腰朝向他。显然第一重要和最迫切的需要是水，不远处有一条小溪，不过这个筋疲力竭的孩子不可能过去。我们没有杯子；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个，但我那急切的新助手没想到这点，而是冲过去用手掌心捧回了一杯水。孩子苏醒了，他坐了起来，在喝了两次送来的水后，他能说话了。

他说他住在旁边的山谷里，但当我升到地面环顾四周时（留下我的新助手安慰那个受伤者，这样他就不会感到被遗弃）我找不到任何他描述的住处，我只能回去让孩子回忆一下他的家，以便有个思想画面，就可以根据我头脑中拍下的画面再去寻找。我找到了那所房子，不过比他描述的要远。那里住着几个人，我尝试着在他们的头脑中投射孩子的困境，但不幸没有成功；他们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接受，我无法向他们清楚地表达我的想法。他们非常担心孩子的失踪，一直在寻找他；事实上，他们刚刚派人召集一些山谷中的邻居进行更彻底的搜寻；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太过专注使他们毫无希望的受到我的影响。

如果能坚持的够久，也许会打破僵局，但是孩子的状态让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放弃了这个行动，四处寻找可吃的食物去非物质化，因为这是孩子的家，我觉得他有权利得到这里的吃的，拿走它也不是不诚实。我急忙挑选了几块面包，一些奶酪，和两个大苹果，迅速返回洞中，把这些食品重新物质化，放到我的新助手渴望的手中，他开始喂给孩子吃。孩子很快就能自己吃了，他飞快的吃得一干二净，还要更多吃的。我担心长时间禁食后吃的太多不好，所以告诉我的助手说他没吃的了，我们现在必须设法爬出洞穴。

想到这，我建议我的新助手去问问那个男孩他是怎么来到洞里的。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正在他家附近一个山谷的山里攀爬，看到山坡上有个小的洞穴，他以前从没发现它。他当然想进去看看，但他还没走几步洞底就塌了，接着就掉进了下面更大的洞里。根据他的叙述，他一定昏迷了一段时间，当他“醒来时”，就像他说的，很黑，他看不清那个他掉进来的洞。我们后来检查了现场，侥幸他没有摔得受重伤，因为落差是很大的；实际上，他踩破了一大块松软的泥土，落在了在他身下。

他想要上去是不可能的，因为洞穴的侧面非常光滑和陡峭；而且他在洞里转了两天，已经离出事的地点有几英里远了。经过大量勘察，我们发现不远处有一条小溪，从洞穴流向山坡的开口处；这个孩子吃了喝了之后已经能够走到那了，两个男孩很快用手把洞口加大，这样他就可以爬出来了。很明显，他现在怎么样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我们也希望影响了搜寻者朝这个方向来，所以这似乎到了一个分别的好时机。

父亲心里有个搜寻的计划，是按一定顺序搜索山谷的计划。我们的任何建议都不能使他偏离计划；但幸运的是，搜索队伍中有只狗，它更易受影响，当它咬住一个农人的裤腿，企图把他拉向我们的方向，那人认为这一定有什么原因，于是顺从了，跟着狗。那时，孩子已经安全出了洞口，人和狗已经在几英里范围内了。孩子很自然请求他的神秘新朋友陪着他回家，带着令人动容的感激之情粘着他，但帮手不得不温柔的告诉他，他不

能这么做，他还有别的事；但是帮手把孩子带到一个山脊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山谷另一边的农人。一声喊叫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一声明确了我们年轻的帮手到了与他救下的男孩说再见的时候，看着他跌跌撞撞的跑向他的朋友，他自己就立刻消失了。

这个被救的男孩绝不会想到他的救命恩人是纯粹非物质化的；即使他提了一两个不太方便的问题，也很轻易地就被转移了话题。当他回去讲述他的故事时，也许他的亲属会很难理解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会偶遇一个穿着不像农人的陌生人；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有任何非物质干预的明确证据。

第十三章

艾薇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叫艾薇，是我们星光界最优秀的工作者之一。她在世时是我们莲花圈中的一员，她的工作是展示莲花圈做慈善良好的示范。她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女孩，爱好音乐、艺术和运动——还是一个很棒的演说家；但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善良，充满柔情，愿意全力以赴地帮助别人；一个在物质层面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总会在星光界成为一个好的帮手。我确信，如果她的业力允许的话，她一定会在物质世界过一种典范和有益的生活，但是，假如她活的更长的话，她也不一定能做在星光界已经做的这么多的善事。我不需要描述细节；仅说她在刚满十八岁时就在一次游艇事故中淹死了。她一恢复意识就去找西里尔，西里尔是她的特别导师，她一安慰完她的亲戚和朋友就要求开始常规工作的训练。这就是她最讨人喜爱的性格之一，虽然她具备超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但她对自己的资格仍然十分谦卑，更愿意被指导去工作，渴望去学习和理解。

她尤其喜欢孩子，特别擅长与同龄和更小的女孩打交道。她特别喜欢为人们制造思想形态，并在这方面能力突出。她接手的案子中，有的孩子在晚上容易受惊，有的孩子受困于骄傲、嫉妒或好色的思想。多数情况下，她会找出孩子心目中最崇高或最伟大的男女英雄，塑造成一个强大的思想形态，然后将其设定为孩子的守护天使。

然后，她就把按时激活这些思想形状作为一项常规工作，以便它们可以完全胜任它们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她实际上拯救了很多孩子。我知道一个案例，她检查出早期精神错乱，在另外两个案例中，如果不是她的援助，人一定早夭了。在其他案例中，人们的品格也得到令人瞩目的巨变。事实上，她用那种方式做的善事是很难以赞扬说尽的。

她的另一类工作吸引了那些对自己的童年念念不忘的人。许多孩子一直生活在一种美好的白日梦中——人们有时称之为“给自己讲故事”。小男孩幻想自己是各种惊奇冒险中的英雄——是荣耀、航海、军队或运动场景中的中心人物；小女孩幻想自己被成群的骑士和侍臣爱慕，或是想象自己穿着华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魅力等等。艾薇专门研究这些白日梦，赋予它们生命，使它们对快乐的做梦者看上去十倍的真实，但同时又塑造和引导这些梦。她逐渐将梦想从自私转变为无私，引导孩子们把自己想象助人者和捐助人，并影响孩子们不去想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想他们能做什么好事，从而逐渐完全改变他们的品质。“一个人怎么想，他就是什

么样的人，”孩子也是如此；所以一个了解思想强大力量的人，不会惊异于这种方式在青少年可以被塑造的时期能做数不胜数的善事。

她也没有忽视比较普通的工作。例如，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女孩在一场重病后，必须经历漫长而枯燥的恢复期，我请艾薇帮忙照看她。我相信我的年轻朋友在这些星期里没有一个小时是沉闷的，因为艾薇让思想流稳定又持续地保持着愉快和引人入胜——各种各样的故事，世界各地的带着解说的图像，星光界的和物质界的生物的图像，超人类的甜蜜的音乐，用了很多我都记不过来的灵巧方法，帮助她度过了愉快又有意义的时光。

但是这些对她工作的一般描述只是我将要讲的这个特别故事的开场，我想，我的读者如果对主角的性格有些了解的话，会更好理解整个故事。这是一个她非常热衷的一个案例——事实上，目前这是她的主要兴趣，她完美的取得了成功。

我将简要讲述这个故事，并尽量按时间顺序。故事是以本末倒置的方式让我知道的，以故事中间部分的一个严重的危机作为开始；前面的部分直到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很久以前，艾薇曾投生在罗马——也是一个女孩——那时她有一个叫罗莎的校友。这两个小女孩非常爱对方，长大后几乎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罗莎非常漂亮，当有个年轻人命中注定出现在她生活中时，她才刚过十五岁。由于太过信任他而失身，她不得不离家出走，害怕曝露。艾薇，虽然非常震惊和痛苦，还是忠诚的站在朋友一边，把她藏了起来，帮助她逃离了这座城市。然而，罗莎还是难逃厄运，落入坏人手中，年纪轻轻就悲惨地死去了。

罗莎和那个卷入其中的年轻人似乎在中世纪时相遇过（没有艾薇），那时他们做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完全重复了以前的悲剧。

这一世罗莎出生比艾薇晚，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不幸的是，她是一个私生女，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她自己在前世累积的业力，但这看起来很有可能。母亲的故事令人伤心，抚养可怜的罗莎的姨母永远不会原谅她，认为是她令她深爱的妹妹死去。而且，姨母是那种最差一类的、严厉的老清教徒，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罗莎的童年是多么悲惨。

大约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一年前，同一个年轻人走进了她的生活——这次是一个流浪的艺术家或水手或诸如此类的人——他们两个又重蹈覆辙。这个人看上去是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但意志薄弱——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不怀好意的流氓。我想这一次他会娶她，虽然他负担不起；但是，不管怎样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很快在一次事故中死了，独自留下她一人。她

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经历这之后她无法面对她的姨母，最终她决定投河自尽。某天她给姨母留下一封遗书外出了；坐在河岸边，忧郁地看着水面。

当然到目前为止，艾薇对我所描述的故事一无所知。但是在这危急时刻，她出现了（当然是星光体），好像只是偶然；但我不相信在这些事情上会有偶然一说。她当然没有认出罗莎这个两千年前的朋友，但她看到了她痛彻心扉的绝望，被她强烈地吸引，并充满了同情。几周前，在另一次工作中，我向艾薇展示了如何催眠，并向她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合法地使用这种力量。所以她把那些指导用在了这里，让罗莎在河岸边睡着了。

她一将罗莎拉离自己的身体，就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对她表现出最深切的爱和同情，最后成功的说服她放弃了自杀。她俩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所以艾薇匆忙带着罗莎去找西里尔。但由于是白天，他在物质层面非常忙，因此无法立刻进行星光身联系。于是，艾薇就带着她的俘虏来找我，并急切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我建议至少目前罗莎必须回家，但很难使让她这么做，她是那么恐惧她姨母的冷酷无情。仅有的另一个选择非常冒险，就是让她独自在世界上生存——我让她再次发誓不再以自杀逃离世界。既然我们不允许她自杀，她似乎愿意面对开始一种新生活的困难，说即使挨饿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过得那么悲惨。艾薇同意了，并热情的答应帮助她，尽管当时我还不太清楚她能做什么。

最后就这样决定了，因为好像没有其他选择，所以罗莎被送回到在河岸边的身体里，幸运的是，当她醒来时，她记住了她称为梦的内容，她惊栗的退离水边，开始步行去了临近的镇子。当然，她几乎身无分文——这种情况下出来的人从来不带着钱——但她那晚找了个便宜的住处，买了一点吃的。她睡着后艾薇给她加油、鼓励安慰她，在这期间积极而坚定地寻找一位在物质层面能影响和帮助她的人。这时西里尔睡着了，她得到了他的协助；幸运的是，他们成功地发现一个十分乐善好施的老妇人，她和一个仆人独自住在几英里外一个村子的一间小巧漂亮的别墅里，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让这两人（罗莎和老妇人）梦到彼此，当在物质层面相遇时就能够相互关注并深深吸引。

第二天早上，艾薇指引罗莎走到老妇人住的村子，虽然对她来说是一段漫长而疲惫的路程，但最终还是到了。快接近终点时，极度的身体疲乏使她情绪压抑，她开始清楚地意识到她只剩下几个便士了，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或做些什么，毕竟，在这漫长的一天里支撑她的只是在她看来的一个梦而已。最后她精疲力竭的坐在路边的斜坡上，面对自己的惨境。就在那里老妇人碰到了她，立刻认出这就是梦中她深爱的女孩。她们彼此相认的

确神奇而美妙，两人既惊讶又深深地感动，但是非常欢喜。

老妇人立即带着女孩回到她漂亮的小房子，很快了解了女孩全部的遭遇，这引起了她深切的同情。她立即提供庇护和帮助，至少到将来孩子出生时，也有可能她会决定收养罗莎。至少，艾薇是朝那个方向努力的，并且很有希望成功；只要她下决心做任何事，她都能坚持到底。

第十四章

典型的普通案例

有一个例子令人难过，是有关一位酗酒母亲的三个小孩，这种情况中帮手们无法进行很多直接的操作。因为三个孩子的缘故她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补贴，因此最初她很难和他们分开，不过她无耻地忽略他们，对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心。他们中最大的只有十岁，而他们周围的环境，无论是思想层面、星光层面还是以太层面，都糟透了。虽然做了巨大的努力想唤起这位母亲的良心，但当时她似乎无法受到任何高级的影响。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的一位年轻助手留在孩子们的床边，不厌其烦的阻挡那些成群的盘踞在不知自爱的母亲身边那些可怕的思想形状和粗鄙的生灵。后来，我向新助手展示如何在孩子周围构建一个坚固的外壳，安排人造元素精灵来守卫他们。

这里有个困难，就是自然精灵不会在这样可怕的情形下工作，虽然他们在某些魔法仪式下不得不这样做，但在净白圣人会中工作的帮手们不会这么做。我们只接受自愿的合作，我们不能期望在这种发展水平的自然精灵具备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使得它们能够在对它们来说如此可怕的环境中自愿工作。虽然单纯的思想形状可以被制造出来，而且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工作，但是只有当自然精灵在工作中感到自在时，它才能赋予思想形状一种智慧的有活力的合作。

不过后来我们在这个案例中有所进步。在物质层面和星光层面契而不舍地努力之后，我很高兴地说，至少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两个大点的孩子被送到一个儿童之家，虽然那个母亲仍把最小的孩子留在身边，她也被劝说接受一些信教的朋友照顾她，目前人品也发生了改变。

在星光界工作时，经常需要持续工作——也就是说，愿意解决棘手的问题的人必须站在需要帮助的人身边，随时提供帮助。当然，那些在星光界负责各种各样的工作的人，不可能在每个案例中都这么做，因此，常会去找一个受难人的亲友，如果能找到这么一个有能力且值得信任的人的话。

有一个最近刚去世的人，有人请求我（是他的一位亲属）帮助他，他处在可怕的抑郁状态，被一大片阴郁的思想包裹着，完全无助和无能为力。他活着时远非一尘不染，那些被他伤害的人常常怀着恶意和报复的心想起他。这些思想形状透过沮丧的云雾象水蛭一样吸附在他身上，从他身上吸走所有的活力，希望和快乐，让他成为最悲惨绝望的猎物。

我尽可能满怀希望地对他说，并向他指出，虽然正确的说，他活着时的生活不完全是他应该过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绝望是既错误又无用的。我向他解释说，他的抑郁正在严重伤害一个在世的亲戚，因为虽然他没有存心这样做，但是他的这些想法不断地对她产生影响，使她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告诉他，虽然过去无法挽回，但至少可以通过努力保持冷静面对由于他过去行为给他带来的别人的厌恶，他应该努力用善良的愿望去回应，而不是仇恨和绝望相加。事实上，我劝导的主要内容是他必须忘记自己和悲伤，只去考虑他的态度对活着的亲戚所造成的影响。

这可怜的家伙做出了回应，但不是很诚心；他说他真的会去努力，他说话时是认真的，但我看得出希望渺茫，或者我应该说他根本没有希望，十拿九稳的预计他注定会失败。我坦率地告诉他这一切；我打破了禁锢他的抑郁之环，驱散了包裹着他的乌云，这样来自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的不友好的思想形状就没有那么多可依附的了。当时他看上去似乎很开心，因为我在他面前显示了一个他深爱的那个活着的亲戚的印象，他说：

“你在这里时，我好像明白了，我几乎认为我可以抵抗得了绝望；但我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一走，我的勇气就消失了。”

我告诉他事情不应该如此——尽管他现在感到绝望，但每一次战胜绝望的努力都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容易做到，他必须把这种克服视为一种责任，不能允许自己失败。我不得不去做我的事情，但我留下我的一个年轻的助手陪他一会，观察抑郁思想的积累，并在每次它们包住受害者时果断地打散它们。我知道，如果持之以恒做到的话，我们最终会达到他可以自己抵抗抑郁这一步，并坚持下去，尽管由于一直以来对抑郁的屈服使他刚开始无力坚持斗争。我的年轻朋友继续战斗了两三个小时，直到这人悲观的想法少了很多，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人可以开始自己掌控自己了，于是助手感觉可以回去了。

他正准备离开，为这位现在几乎满心欢喜的受害者留下一些最后的强有力的激励思想时，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她的星光身）被一个食人魔模样的魔鬼追赶着，惊慌失措地向前飞去。他马上挡住去路，说道：“这是什么？”那个惊恐万状的孩子颤抖着抓住他，指着追赶她的魔鬼。这个帮手承认一点也不喜欢看见这样的东西，但他非常为女孩报不平，他接受的指导告诉他，无论这种东西是什么，必须要表现出勇敢来。所以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下决心对抗食人魔。食人魔没有靠近他们，而是躲在不远处转悠，呲着突出的大牙，显然想让自己看起来尽可能的恐怖。

情势一成不变，不久新手就显得不耐烦了，不过他被警告不要采取任

何攻击行为，除非有明确的指示，所以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他带着那个吓坏了的孩子来找我，不过他走得很慢、很小心，而且一直脸朝着那个看起来很可怕的家伙，它一直在后面不远处跟着他们。

当我腾出空来时，我调查了一下这个问题，发现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经常遭受这些可怕的噩梦，她的身体会在抽搐中醒来，有时还发出骇人的尖叫。追赶她的只不过是一个让人讨厌的思想形状，被一个低级的爱恶作剧的自然精灵暂时激活。精灵看上去乐此不疲，在女孩子的恐惧中获得一种恶意的快感。我向孩子们解释了这一切，气愤的男孩立即指责这个自然精灵不道德和恶毒。但我向他指出，这跟一只猫玩一只老鼠没有什么不同，处于如此低进化阶段的的精灵只是遵循他们未开化的本性，因此不能被错误的指责为邪恶。

可是，它们的恶作剧不允许给人类带来痛苦和恐惧，所以我向他展示了如何用他的意志与自然精灵对抗，并将其从思想形状中驱逐出去，然后如何通过他明确的意志力打散思想形状。小女孩有点害怕，但当她看到食人魔爆散时立刻眉开眼笑起来，我相信她会从这次经历中获得勇气，不久就可以更安稳的睡觉了。星光界里有种类繁多而又令人不悦的思想形状，其中最糟糕的是那些与虚假和愚蠢的宗教信仰有关的思想形状——各种各样的恶魔和愤怒的鬼神。奥义学者可以毁掉这些创造物，因为它们绝不是真正的存有，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代表永久进化的生命，而仅仅是暂时的创造物。

有一个刚刚吸引了我们注意力的有趣例子，一对兄妹，年轻时非常亲密。不幸的是，后来，一个坏心计的女人来到他们中间；哥哥受到她的影响，她唆使他怀疑妹妹的动机。妹妹非常理性地不信任这个女人，并警告哥哥远离她；警告没有被欣然接受，随后关系破裂了。哥哥对女人的迷恋持续了一年多，这段时间里妹妹十分冷淡，因为她受到了严重的冒犯，而且她自尊又不想原谅他。渐渐地，哥哥发觉到这个女人的真实人品，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是无法相信，依旧坚持自己的错觉。即使他不可能再自欺，他仍然对他的妹妹耿耿于怀，认为如果不是她的干扰，那个女人可能仍忠诚于他，所以隔阂仍旧存在，即使造成它的原因的人已经远离了哥哥的生活。

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安排两个助手来工作，一个和哥哥在一起，一个和妹妹在一起，让他们的脑海中不断地回忆起过去他们深爱着对方的日子。在这些思想流完全启动后，我教给助手们如何制造继续这种治疗的思想形状。这对兄妹当然不知道他们正在接受治疗；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似乎对另一个人的思念不断涌现——各种想象不到的小事让他们想起了快乐的时光。骄傲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哥哥对不断的建议有了回应，开始去拜访

他的妹妹，发现她出乎意料的亲切、大度，看见他非常高兴。和解即刻奏效，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允许任何阴云横亘在他们之间。

第十五章

沉船和灾难

有时，帮手队的成员们可能会避免一场大规模的灾难。不止一次船长因为不知道的暗流或是因为无心之失，毫无戒备地偏离了航线，因此陷入严重危险之中，通过反复对他的头脑施加哪里不对劲的感觉，可能会防止海难发生；尽管在船长的头脑中这通常只是一种模糊的直觉警告，不过一再重复警告，他几乎肯定会去注意，会像建议的那样采取措施预防。

例如，有一次，一个帆船的主人比他预计的更靠近海岸，他被反复提示偏转船头，虽然他对这个建议抵触了一会儿，觉得没必要和荒唐，最后他还是有些不情愿的照做了。结果他大吃一惊，立刻把船驶离海岸，虽然直到天亮他才意识到他曾接近一场可怕的灾难。

不过有时，一个灾难本质上是业力的缘故，因此无法避免；但也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得到帮助。灾难波及的人注定要死，因而不能免于死亡；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会让他们有所准备，事情过后在星光界肯定会受到帮助。事实上，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场大灾难发生之时，总会有一种特别的帮助。

有两个近期帮助的例子，一个是距离Ushant角不远处沉没的“德拉蒙德城堡”号，另一个是摧毁美国圣路易斯市的可怕飓风。在两个案例中，事情在几分钟内发生了，帮手们尽量安抚并让人们保持理智，所以当冲击来临时人们不再那么不安。自然，对这两次遇难者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在他们离开肉身后的星光层面进行的；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令人难过的是，当灾难迫近时，人们由于危险而惊恐万状，常常阻碍了帮手们善意的帮助——有时更糟的是，他们试图要救助的人在一种疯狂的醉酒状态中。许多船失事几乎都是因为全船的人醉酒失控，所以无论是在死前还是死后很长时间内，完全没有办法获得任何帮助。

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无法避免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境地，我们要切记，帮助就在我们身边，让帮手们的工作变得容易还是困难完全取决于我们。如果我们平静而勇敢地面对危险，认识到真正的自我绝不会受它的影响，我们的思想就会打开，接受帮手们给予的指导，这对我们来说是最佳选择，无论它的目的是拯救我们免于死亡，还是死亡发生时，引导我们安然度过死亡。

这样的帮助在个人遭遇事故和普通灾难时也经常提供。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几年前的一次飓风给我们的海岸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艘渔船在遥远的海上倾覆了。船上只有一个老渔夫和一个男孩，老渔夫设法抓住倾覆的小船，坚持了几分钟。身边没有援助之手，即使有，在这样肆虐的风暴中也干不了什么。所以渔夫很清楚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死亡就是几分钟的事。他对前景充满恐惧，尤其是这片汪洋大海之中孤独死去的落寞；他也同样挂心他的妻子和家人，以及他死后他们如何生活下去。

碰巧我们的会长路过，看到了这个情景尽力安慰他，但是发现他的头脑里杂念太多，很难受到影响，于是她认为为了更好的帮助他，她最好能够显现身形。后来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她说渔夫看到她时，脸上的表情变得美丽动人；当那闪闪发光的身影站在海面的船上时，他不禁想到这个天使是被派来安慰他的，因此他不仅觉得自己会平安跨过死亡之门，家人也会被老天照料。所以，当几分钟后死亡降临时，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先前那样恐惧和困惑；当然，当他在星光界恢复意识时，发现“天使”还在他身边，他感到和她在一起如此自在，并准备接受她关于他已进入的一种新生活的建议。

过后不久，她又参与了另一件类似的工作，她的故事如下：

“你还记得去年十一月底在风暴中沉没的那艘轮船吗；我来到那个关着十几个女人的船舱，发现她们凄惨的哀号着，恐惧的抽泣和呻吟着。这艘船肯定要沉没——援助已经不可能了——在这种疯狂恐惧的状态中进入星光界是最糟糕的方式。所以为了让她们平静下来，我物质化了自己，当然她们以为我是个天使，可怜的灵魂；她们都跪了下来，祈求我救救她们，一位可怜的母亲把她的孩子推到我的怀里，恳求我至少救救他。当我们交谈时，她们很快安静下来，小婴儿笑着睡着了，很快她们都沉沉的安静睡去，我让他们脑海里充满了天堂的想法，这样当船最后一次向下沉去时她们就不会醒来了。我和她们一起下去，确保在最后的时刻她们不会醒来。她们在睡眠中死去了，没被惊扰。

显然在这时，受到帮助的人不仅得益于能平静理性的面对死亡，而且更大的帮助在于，在彼岸，他们还能够得到一个他们已经爱和信任的人的帮助，那是一个完全熟悉他们所处的新世界的人，不仅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还能建议他们在变化巨大的环境中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现在我们可以过渡到不可见的帮手的工作中最大最重要的方面——他们能够给予死者的指导和帮助。

第十六章

在死者中工作

非常不幸，在我们西方世界，对于死后状况的错误而荒唐的教导是众多的邪恶之一。刚刚摆脱尘世肉身的人们常常会感到困惑，而且经常是充满了恐惧，发现这个世界如此迥异于宗教的描述。一位英国将军代表了许多人的思想态度，他在死后三天遇到了帮手团队中的一个在他活着时认识的人。他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交流的人后，很释然，他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我死了，我在哪？如果这就是天堂，我不认为它有多好；如果是地狱，那它比我想象的要好。”

不过不幸的是，很少有人能如此哲学性地看待事情。他们被告知，除了少数受宠的圣人，所有的人注定要掉入永恒的地狱之火中；人们只要简单自我审视一番后就可以得出他们不是圣人的结论，于是经常处于惶恐不安中，时刻担心他们会被新的世界消解，落入魔鬼的掌控，这是他们被刻意教导的。许多时候，他们遭受着长期的精神折磨，直到他们从这种亵渎性的永受惩罚的教义影响中解脱出来——意识到世界不是由对人类的痛苦幸灾乐祸和肆意妄为的可怕魔鬼统治的，而是根据一个仁慈和极具耐心的进化法则来统治，它绝对公正，只要他能在每个阶段利用好它，它就会一次又一次向他提供进步的机会。

公平地说，在新教徒中，这些邪恶才呈现出最严重的形式。伟大的罗马天主教會的炼狱的教义，更接近星光界的观念。它的虔诚信徒知道，他们死后不久所处的状态是暂时的，他们的任务是利用强烈的精神渴望，通过努力从那里提升出去，他们要接受随之而来的任何痛苦，这对消除他们人格中的缺点十分必要，这样他们就能到达更高和更光明的地方。

由此可见，在刚死去的人中间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帮手们去做，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需要安抚和打消疑虑，需要被安慰和指导。在星光界就像在物质界一样，许多人不愿意接受比他们知道更多的人的建议；然而，由于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十分陌生，这样许多死者会愿意接受那些显然对此十分熟悉的人的建议；通过这些热心的帮手积极的工作，将大大缩短人们在这个层面停留的时间。

大家要知道，死者的业力不能以任何方式被改变；他在世时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一定密度的星光体，在这个星光体消解之前，他不能进入天界；但他也没必要因为态度不正确来延长在星光界的时间。

所有的学生应该清楚这一事实，一个人脱离肉身后，他星光体寿命的长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他活着时生活的性质，以及他在我们称之为死后的心态。在他活着时，他不断地影响他的星光体的构成。他允许激情、情感和欲望支配他，直接影响星光体；从上面通过思想体间接影响它，从下面通过肉体生活的点滴影响——他的节制或放荡，他的洁净活不洁，他的食物和饮料。

如果他固执地坚持放纵不拘，以致于愚蠢的为自己建构了一个粗重低俗的星光体载具，只习惯于对层面较低的振动有反应，会发现死后被束缚在了星光界，直到经历完漫长而缓慢的星光体解体的过程。相反，如果他正当而谨慎的生活，他可以给自己造一个主要由较好材料组织的载具，死后会很少有麻烦和不适，他的进化也会更迅速更容易。

这些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第二个重要因素——死后的心态——似乎经常被遗忘。他最好知道自己在进化中这一小段的位置——了解到他在这个阶段正稳步地向内退回到真正的自我层面，因此他的任务是尽可能的使他的思想脱离物质界，并把他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他的天堂生活中的精神主题。通过这么做，他将极大的促进正常的星光体解体，避免了在较低层面临时居住地做不必要的延迟这样普遍又可悲的错误。

但是很多死去的人太过依恋他们曾生活过的人世，以致于大大延迟了星光体解体的过程；他们不愿意将思想和欲望朝上，而是把时间浪费在挣扎着与物质层面难舍难分上，这样就给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添麻烦。那些只对俗事感兴趣的人，即使死后，他们依然固执地不肯放弃这些。当然，他们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为继这些东西，可是，他们不是接受和促进这种渐进的精细化和灵性化过程，反而竭尽全力去对抗它。

当然最终，巨大的进化力量太过强大，他们还是被它的慈爱之流裹挟而去，尽管他们在每一步上仍会挣扎，但这只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完全不必要的痛苦和悲伤，而且严重的贻误了他们向上进化，并无限期地滞留在星光界。让他们相信，愚蠢的和灾难性的对抗宇宙意志违法了自然法则，说服他们接受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那些尽力帮助之人的很大一部分工作。

对那些研究过这些主题，而且学着在生活中控制低等本性的人来说，帮手们可以做的远不止这些。正如《星光界》手册和我的《死亡的另一面》一书中写的，星光体物质一般在死后被欲望元素精灵重新排列成同心的层层外壳；由于这个原因，意识被限制在了最低层面。但死者绝不是不能抵抗这种重新安排；正如在俗世生活中，他可以通过意志的坚定努力来征服肆虐的欲望，所以死后只要他愿意发挥自己的力量，他也会成为自己载具的主人。

他可以坚决拒绝重组的进行，并且通过他意志的努力，恢复他星光体原本的灵活性。他会坚持让它保持在与他在世时完全一样的状态，这样做有可能意味着要与元素精灵长期斗争，跟一个人在物质生活中征服某种强烈欲望时发生的斗争完全类似。但是这种努力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当他成功时，他会发现自己在星光界可以自由活动；不仅能意识到一个子层面，而且可以同时意识到所有的子层面，就像一个人在活着时以完全的意识进入星光界一样。以这种方式，他的星光界生活不仅可以大大缩短，而且在停留时更加快乐和有益。如此获得自由的人马上就能够帮助别人。实际上，如果给予充分的指导，他可以加入帮手们的行列，开始和他们一起进行常规的工作，从而为在星光界生活的同伴提供很大帮助，也顺便为自己增加了许多善业。

拒绝同心排列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经常妨碍或延迟朋友们的重聚。星光身体不像物质身体那样拥有独立的感觉器官。在卵形星光体中间较致密部分的外形，在每个细节上都完美的再现了物质身体的形态；尽管它有眼睛的外表，但是却不能用它来看东西；它有耳朵的外表，但是却不能用来听。它的看和听不是利用特殊感官（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接收振动为它带来我们在物质世界所谓的看和听的相同效果）；而是通过任意时刻出现在其表面的星光粒子。

星光体包含属于星光层每一个子平面的物质，但是每一种物质只能接收那个子平面的振动。在活着时，所有的粒子都在不停的快速运动和循环，就像沸水一样，所以每个子平面的粒子一直在进入和离开表面薄膜，导致里面的人随时都可以看到任意子平面的景象和居民。如果他晚上在星光层遇到一位朋友，他会看到那个朋友全部的星光体——看到他实际的样子。

但是如果欲望元素精灵在人死亡时被允许以同心圆的形式重新排列一个人的星光身的物质，表面上只有最低层子平面的粗糙粒子；结果就是这人只能看到那种类型的物质。他也只能看到那个子平面的不好的景象；如果他碰到一个朋友，他就看不到那个朋友的真实面目，而只能看到通过粗糙的物质表现出来的部分——那就是说，只能看到朋友最不可取的部分——他的淫荡、吝啬、嫉妒、易怒，如果他有这些邪恶的品质的话。但是如果朋友已经去世了一段时间，他可能已经摆脱了这些特征，失去了表达这些特征的粗糙物质；在这种情况下，他刚刚进入星光界的朋友（身体已经被重新排列）将根本看不到他！

当不可见的帮手打破同心壳，恢复了星光物质循环，新死的人就能看到整个星光界，并愉快地享受已经生活在星光界的朋友的陪伴。所以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元素精灵占上风。

偶尔，死者被焦虑所束缚——有时是未尽的职责，有时是未偿还的债务，更多是因为妻子或孩子生活没有着落。在这种情况下，在死者心满意足地平静往上走之前，帮手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替他在物质世界解决那些困扰他的问题。我们最近经历的一个例子也许会更清楚的说明这一点。

一个学生试图帮助在西部一个城市死去的穷人，但发现他很难从尘世生活中解脱出来，因为他非常焦虑死后留下的两个年幼孩子没有生活来源。他是一个什么行业的工人，没为他们攒下什么钱；他的妻子两年前去去世了。女房东虽然好心愿意尽力为他们做一切，但她也很贫困，无法收养他们，于是勉为其难的觉得她只能送他们去当地政府。这对死去的父亲来说悲痛不已，虽然他不能责怪房东太太，但自己也想不出任何办法。

我们的朋友问他是否有亲戚可以托付，但这个父亲不知道。他说他有一个弟弟，看到他走投无路时一定能帮助他，但他已经十五年没见过他了，甚至不知道他是生是死。他最后一次听说他时，他正在北方给一个木匠当学徒，而且据说是个沉稳的年轻人，如果还活着一定大有前途。

手头的线索微乎其微，不过既然没有其他可帮助孩子的办法，我们的朋友认为值得努力试一试。他带着死者开始在那个镇子进行耐心的搜查，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他现在是一个生意相当兴隆的木匠师傅，已婚，但没有孩子，尽管他非常想要孩子，显然是解决危难的最佳人选。

现在问题是如何让这位兄弟知道这个信息。幸运的是，他是如此易受影响，于是他哥哥的死和孩子们的困境生动的出现在他的梦里，还重复了三次，甚至连房东的名字也清楚的告诉了他。这个反复出现的画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妻子认真讨论了这件事，妻子建议他写信给这个地址。他不想这样做，更想去到那个西部城市，看看是否有像他梦里看到的这样一座房子，如果有的话，找个借口进去拜访一下。然而他非常忙，他最终决定不能因为一个毫无根据的梦耽误一天的工作。

这个尝试明显失败了，于是开始了另一种方法，一个帮手给这人写了一封信，详述了他哥哥死时的情景和孩子们的状况，就如他在梦中所见到的那样。收到这一确认，他不再犹豫，第二天就出发去了那个城市，并且受到善良的女房东热情的欢迎。帮手们说服她很容易，她是那么好心，他们让她跟孩子们再多待几天，说不定会有什么转机。后来她十分庆幸她做到了这点。当然木匠把孩子们带走了，给了他们一个幸福的家，那位死去的父亲不再担心，愉快的踏上他的上升之路。

一些证道学作家认为他们有责任以有力的文笔来强调通灵的邪恶，公

平地说，在某些情况下，灵媒或在场的某个人做了与刚刚描述的例子中帮手们所做的非常接近的好事。所以，有时通灵会束缚那些本来可以更快获得解脱的灵魂，但它也为其他人提供了解脱，从而为其进步开辟了路径，这是应该称赞的。也有这样的例子，死者能够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出现在他的亲戚或朋友面前，并向他们表达他的愿望；但这些当然是很罕见的，大多数被上述焦虑束缚在尘世中的灵魂，只能利用灵媒或有意识的帮手的服务来满足自己。

在星光界经常遇到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事实上，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他们仍然有意识，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他们没有死的绝对证据；想想看，这对一直被宣扬的灵魂不朽这一信仰的实际价值来说，是莫大的讽刺！无论他们生前给自己贴上怎样的标签，在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死去的人，至少从他们死后的态度来看，本质上都是唯物主义者；而那些在俗世中诚实地承认是唯物主义者的人，往往并不比那些对这个名字感到震惊的人更难对付。

最近有个例子，是关于一个科学家，他发现自己完全清醒，但所处的环境与他以前所经历的任何情况都截然不同，他说服自己他还活着，而只是在一个漫长而不愉快的梦中。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在那些能在星光界做事的人中，碰巧有他一位老朋友儿子，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委托他去寻找这位已故的科学家，并尽力为他提供一些帮助。经过一番折腾，那年轻人找到了他，跟他攀谈起来。科学家坦率地承认自己非常困惑和不安，但仍然拼命的坚持自己在做梦的假设，这是总体上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最可能的解释，甚至说他的访客只是一个梦中的人物！

最后，他终于让步了，提出了一个测试的办法，他对年轻人说：“如果你真如你所说，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是我老朋友儿子，请从他那里给我带来一些消息，可以向我证明你的客观存在。”尽管在物质世界的所有常规条件下，真师们的学生们是被严格禁止提供任何现象性的证明的，但这个案例似乎不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当确定上级没有反对意见时，帮手就向父亲提出了一个请求，父亲立刻写了一封信，把儿子出生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说了出来。这使死者相信了年轻朋友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也就相信了他们两人都在运作的那个层面（星光界）。他一旦确定了这一点，他所受的科学训练就立刻发挥了作用，他非常渴望获得关于这个新领域的一切可能的信息。

当然，他欣然接受这一事实依据的证据实际上根本不是证据，因为这些事实可能是从他自己的头脑中读到的，或者是任何拥有星光界感知的生灵从过去的记录中读到的。但是他对这些可能性的无知使他可以被说服。他的年轻朋友现在每晚给他的证道学指导无疑会对他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

响，因为它不仅会极大的改变他就要进入的天堂状态，而且会极大地改变他的下一世。

帮手们为刚去世的死者做的主要的工作是进行抚慰和安慰，在可能的情况下，把他们从可怕而无端的恐惧中解救出来。这种恐惧常常攫住他们，不仅给他们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阻碍他们向更高的境界发展；帮手们还使他们尽可能地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未来。

以我自己的工作为例，我和很多人有联系，每天晚上我都会去看望很多死去的人；新的案例不断出现。与死者打交道的一个特点是，他们经常非常紧张，就像孩子在黑暗中一样。只要你坐在孩子的床边，握着他的手，他就感到安全快乐；但当你离开他的时候，黑暗就把他包围起来，他又变得胆怯起来；所以你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直到他睡着。许多死者也是如此。一个有个可敬的老人非常胆小，不知道地板什么时候会打开，把她扔进地狱；只要我站在她身边，她就放心，但我一走，恐惧又开始重新出现，她怀疑我是不是一个伪装的魔鬼。所以我对待她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我留下一个人给她。一个在星光界工作的新手可能不知道如何处理一个不寻常和困难的案例，但他可以坐在老太太身边安慰她，告诉她很多关于这个新生活的事情。他只要在那里，感到自在和无所畏惧就行了；这么做能使死者安心。如果帮手们表现出紧张，死者也会立刻感到害怕。

每天晚上都有相当多的新手跟着每位年长的帮手四处巡视。如果我们遇到一位妇女极度悲伤的情况，我对她说：

“怎么回事？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我为你感到难过，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假如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你会感觉好多了的。”

接着我转向其中一个学生，我说：“哦，某某小姐，你介意陪这位女士坐一会吗？”

我们会随即碰到另一个案例，留下另一个新手，直到所有的人都在工作，而那个时候，通常会有一些人完成任务回来。所以，他们迟早会学会自己去做这些工作；只要他们对自己有信心，他们就可以成为全面的帮手。

其他在星光界停留时间较长的死者，如果他们愿意接受的话，也会从关于人在星光界不同的阶段的历程的解释和建议中受益。例如，他们可能会被警告如果试图通过灵媒与活着的人交流会造成危险和延误，有时（尽管很少）一个已经被拉进通灵圈的亡灵可能会被引导进入更高和更健康的生活。在这一层面上的人所接受的教导绝不会丧失，因为尽管它的记忆一般不能直接传给下一世，但真正的内在知识总是保留着的，因此，当在新

生命中再次听到它时，即刻接受它的强烈倾向仍然存在。

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为死者服务的例子是近期加入助人团队的一个人取得的第一项成绩——他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成员。这位年轻的有志者不久前失去了一位年迈的亲戚，他对这位亲戚有着特别炽热的感情；他最早的请求是请一位更有经验的朋友带他去看她，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这事完成了，生者与死者相会的效果是美丽而动人的。老人的星光界生活已接近尾声，但冷漠、迟钝和不确定的生活使她无法立即取得任何进展。

但是当那个在尘世生活中对她如此重要的男孩再次站在她面前，用他的爱之光驱散了笼罩在她周围的沮丧灰色迷雾时，她从昏迷中惊醒了；很快她就明白了，他来是为了向她解释她的处境，并告诉她她的思想和愿望应该朝向更高的生活的荣耀。当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时，她内心沉睡的情感被唤醒了，她对她那认真的年轻帮手的挚爱之情迸发了，把将她束缚在星光界的最后枷锁打破了，一股爱和感激的洪流立刻把她带到了天堂世界的更高意识中。真的，宇宙中再也没有比纯粹无私的爱更伟大更仁慈的力量了。

第十七章

与战争有关的工作

许多人都在问，这些看不见的帮手在战争中可能做些什么。它的成员在那个可怕的时期英勇地工作着，我可以说，他们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帮助。在战争时期，为了助人的目的，我们的团队有了很大的扩充。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也有很多证道学圈外的人提供帮助，在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人主动请缨，他们以前可能从未想过这种工作的可能性。

战争带来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寻常的。这不仅是因为成千上万的人突然被扔进了星光界，而且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几乎都属于世界上最先进的种族（注：进化意义上的种族，非人种的种族）。一个老年人死时已经耗尽了他大部分的情感力量；那些还存留的是相对较弱和容易控制的，不太可能给他带来太多麻烦。但是，一个在青春和力量全盛时死去的人，他的情感处于巅峰；因此，就像他可以因为这些情感而快乐一样，他也能因此而受苦。因此，他的星光界生活通常呈现出一系列不同问题需要解决。

这些突然死亡的人是什么情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对周围的世界一无所知。这是我在前一章提到的星光体物质重新排列的后果之一。所有最粗糙和最低俗的星光物质都被放在星光体卵球形的外围；结果是，只有那些能通过更粗鄙的物质对其作出反应的振动才能产生印象，才能到达里面那个人或被表达出来。

一个在物质生活中过着普通体面生活的人，没有使用那种粗鄙物质的习惯。所有更高级的情感——爱、奉献、同情、爱国——使用的是星光体中更精细的粒子；只有低级的情感如情欲、愤怒、嫉妒、仇恨，才会使用它的粗鄙部分。一个人不会在死后突然改变他的本性，开始使用他不习惯的振动；由于他只能通过星光体的外层来感知，结果是他一直被封闭在致密物质的外壳中，生活在一种玫瑰色的梦境中，快乐地意识不到周围所有的不愉快景象，直到那些粗重的粒子逐渐消失，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中醒来。但这种状况可能持续几周，有时甚至几个月。

另一些人在死亡时只会经历短暂的无意识，只是一个剧烈的震惊，然后他们就会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也轻松的多。他们解脱的不仅是肉体的重量，而且是大气压力，每平方英寸十五磅的气压——也许给全身施加了两吨的压力。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无时无刻不在承受，却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当我们从中解脱出来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丢掉了一

些难以置信的沉重和压抑的东西。

这样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而且不愿相信。他也许会试图拿起他的步枪；他抓不住它。他会试着和一个活着的同志说话；他听不见他；他会尝试去触碰他的朋友；也办不到。他会对手说：“你说我死了；可我觉得自己比十分钟前更有活力了。”有时他想继续战斗；那么就有必要安抚他，向他解释事情的经过。当这样一个士兵最终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他通常会非常感兴趣，因为他发现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新机会。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敌人的防线，他常常急于传递他的探查结果，尽管他很少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还是设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即使这样，接收者通常认为这只是想象，并没有在意。

有些人主要为家庭操心；另一些人则渴望尽可能地了解他们所处的新环境。隐形助手的任务是准备好满足所有这些不同的需求。人们对他的主要要求是教给他们某些东西；通常是给他们一些证道学的知识——不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信仰强加给他们，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事件的现实，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当事件被解释给他们听时，许多死去的士兵已经准备好并且渴望为他的同志做任何他们能做的事，无论同志已经在星光层还是仍然在物质层上，他们的活动多种多样而且非常有效。

我在这里无法对这些五花八门的事件进行如此广泛的描述；我想举几个例子，说明我们在前几章已经叙述过的那些年轻的助手们在战争方面所做的工作。上世纪在旅馆火灾和两兄弟故事中出现西里尔本人，是一名英军军官，曾两次受重伤，不幸成了战俘后被关押在德国，最终因交换俘虏释放。后辈的一个年轻助手，是他的狂热崇拜者，给自己取了同样的代名表示致敬；我现在要写的就是他的一些成就。

乌苏娜的故事

在不可见助手在战场上工作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位上尉，他最近刚刚进入星光界，我们叫他哈罗德。他欣然接受了我们能给他的关于新生活的种种解释，很快就变得安心和快乐了，除了一件令他十分苦恼的事。他是父亲的长子，还有一个比他小一两岁的弟弟。兄弟俩从小在一起长大，感情十分亲密，即使他们都爱上了同一位年轻的小姐，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哈罗德在战前和乌苏娜订了婚。他的弟弟朱利安也爱她，但出于对哈罗德的忠诚，他毅然决然的努力克服这种感情。

两兄弟在战争一爆发时就应征入伍，但朱利安不幸受了重伤，短暂经

历了严酷的战场后就无法继续服兵役。于是他留在了家里，继续和乌苏娜交往，他比以前更爱她了。她很快就意识到他的感情，很快，使她大为吃惊的是，她发现自己也爱他。这两个年轻人之间没有说过一句情话，他们都为自己的激情感到羞愧，认为这是对不在场的战士的背叛。而他当然对此丝毫没有怀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利安和乌苏娜在家里越来越不开心，就连短暂休假回家的哈罗德也不知怎么感到有些不对劲，尽管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如此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哈罗德牺牲了——就在他率领部队即将胜利的时候阵亡的。他以相当达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死亡，唯一的遗憾是他知道朱利安和乌苏娜都会感到极度悲伤。为了减轻这种痛苦，他几乎不停的在他们周围徘徊。凭借着在星光界的敏锐洞察力，他很快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感情。他立刻看到了使他们两人迅速得到解脱和安慰的希望，并认真地努力促成这种希望；但是，存在于他们自己头脑中的偏见使他们完全误解了他试图影响他们的善意。

他频繁的星光体拜访使他们不断地思念着他；但是，他的形象越是在他们的脑海中不断出现，他们就越感到痛苦羞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忠，他们也就越坚决地抵制诱惑。事实上，为了他的缘故，乌苏娜已经在心里发誓要孤独终老。与此同时，哈罗德自己也很担心，他爱的那些人莫名其妙的不愿接受他如此急切希望解决他们难题的方法。

年轻的助手西里尔¹（¹不是上世纪的原型西里尔，而是用了同一个名字的后来的西里尔。）被交付给了这个案例，他很快发现，在这个家庭问题解决之前，他的案主不可能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星光界工作上，所以他陪着哈罗德来到他的故居，看看是否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遇到了朱利安和乌苏娜一起走在林间的小路上——他们很高兴能在一起，但又一直感到内疚和不安。男孩西里尔尽最大的努力向他们灌输事实真相，但还是无法克服他们错误的信念；他们觉得哈罗德一定会同意，但又认为这不过是出于不正当的欲望而产生的错觉。年轻的助手在绝望中求助于他年长的更有经验的朋友，但他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最后男孩说：

“除非我们能和他们面对面地谈，否则我们永远都办不到；如果你能化现我，我想我能说服他们。”年长的助手同意了，几分钟后，一个急切而兴奋的小男孩冲到这对闷闷不乐的恋人面前，喊道：“我替哈罗德给你们带了个口信。他希望你俩结婚，幸福美满，他向你们致以他的爱和祝福。”

未曾表白的恋人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太惊讶了，对一个陌生的孩子突然闯入了他们最神圣的情感领域感到不满。但过了一会儿，乌苏娜勉强喘着气说：“你是谁？你说你从哈罗德那来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哈罗

德死了吗？”

男孩回答说：“我是西里尔，但不要管我；没时间管那么多；去想想我告诉你的，照哈罗德的意思去做。”

然后他赶紧解释说（因为他知道不能浪费能量去太久维持一个物质化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死亡这回事。哈罗德此刻就站在他们身边，像以前一样完全是他自己，知道了他们小心翼翼隐藏的爱情，完全赞同而且一心只想着他们幸福美满。

“乌苏娜！”朱利安喊道，“我的灵魂！我凭良心相信这是真的；我能感觉到，我知道！”

“哦，要是我能相信就好了！”乌苏娜回答说，从她那小心翼翼的矜持中省悟过来。“可是我怎么能肯定呢？你说哈罗德在这儿，”——她突然转向男孩——“让我看看他，让他自己告诉我，我才会相信。”

“可以吗？”男孩问他的长辈。后者点了下头，哈罗德的影子站在那里，用明亮的眼睛朝他们微笑。他向前迈了一步，握住乌苏娜的手，轻轻的放在不可置信的朱利安的手中。然后他举起手，就像一个牧师在祈祷一样，突然一个念头似乎击中了他；他从外衣里摸了摸，拿出一个小小的金色十字架，递给乌苏娜，但她还没来得及拿，他就消失了。

男孩转向年长的助手；“我们能帮她拿这个吗？”他问。长辈离开片刻，回来后把物质十字架放在西里尔手里。男孩立刻把它递给乌苏娜，说：“看，这就是哈罗德希望你得到的十字架。”

这对恋人仍然手握着手站在那里，时不时发出惊奇和敬畏的感叹；乌苏娜接过十字架，说：“这至少证明不是梦，因为这是我在哈罗德上前线之前送给他的。瞧，这是我刻在上面的姓名首字母。”

朱利安突然回过神来，抓住西里尔的手。“我们还没有谢谢你呢，”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一点也不明白这一切；可是你帮了我们大忙，我们无以为报。如果我能做些什么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话——”

说到这里，乌苏娜冲上前去，冲动的弯下腰，显然想亲吻孩子；但是那个吓坏了孩子以闪电般的速度消失了，她的双臂扑了个空。毫无疑问，她即吃惊又失望；但朱利安想办法安慰她，他们可能花了好几个钟头来讨论他们所经历的奇妙经历。朱利安深感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对孩子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郑重地许愿，如果上帝保佑他们有孩子，他们

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取名西里尔，以纪念这一天；乌苏娜羞红了脸，但打心眼里赞同。

很自然地，这件事引起了乌苏娜对死后生活状况以及一般超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第二天，西里尔在她身边转来转去，认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工作的好机会；因此，当她带着一只大狗独自一人在树林中散步时，他获得许可再次出现在她面前几分钟，以便向她推荐几本他最喜欢的作者写的证道学书籍的名字，她后来也买了这些书。能再次见到他，她欣喜若狂，尽管他这次很小心地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有趣的是，大狗虽然一开始很惊讶和好奇，但显然很认可他，并以一种庄严的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友谊。

军官的遗嘱

几天后，这位年轻的帮手报告了另一起有趣的例子。一位死去的军官被发现为处理他的财产苦恼不已。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有一幢宅邸，还有一笔用遗嘱分配的钱。一段时间以来，他的母亲一直敦促他娶一位他并不特别喜欢的富有的小姐，于是他认为参军可以作为借口推迟去做一个不情愿的决定。

他受了重伤，在漫长的康复期间爱上了法国女护士。他按照法国法律娶了她，但并没有把他的所作所为告诉在英国的母亲，担心她会因计划落空而生气，也知道她显然不喜欢外国人。他想，等战后他能把妻子带回家时，他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件事；在此期间，他希望生下个儿子，这样一来，母亲的怒气就会缓和下来。

现在他的死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他尽力挽救一名受伤士兵的生命，结果两人受了更重的伤——实际上是致命的伤。他们设法爬进了一个弹坑，任炮火在身边轰鸣。这位濒死的军官拼尽全力写下最后的遗嘱，但他非常怀疑是否有人会发现这份文件，就算发现了它是否会落入合适的人之手，甚至它是否会被认为是合法的。幸运的是，他随身带着一只钢笔，但除了他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之外，没有别的纸。那张纸的背面是空白的，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在上面拼命写了起来。

他虽然身受剧痛，而且坚持不了一会儿，但还是设法清楚而明确的表达了他的愿望：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的妻子，并留下了妻子的地址；他还要求发现这份文件的人把它寄给他在伦敦的律师。签完字后，他请求身旁那位奄奄一息的士兵也签上名作为见证人；那人努力去做，但只写了他名字的两三个字母后，笔就从他手中掉落了，几分钟后，军官和士兵都去世了。

为了使他放心，我们告诉他，埋葬尸体的人一定会在旁边找到那张纸，并小心保管好。但他还是有许多疑虑：首先，他说他倒下去的地方是在一个偏僻的角落，炮火已经快速撤退了，不可能有人再去那里了；其次，他担心雨水会把已沾满血的字迹抹去；第三，即使它被发现时仍清晰可辨，它也很容易和他的其他物品混在一起，并被送回他母亲家中，而不是他的律师那里。他最大的愿望是他妻子已经怀上的孩子可能是个儿子，而他担心那个孩子会得到继承财产的权利。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封亲笔信虽然无人见证，但可能会被承认。

附近有他的一个老同学，在我们看来，最有希望的努力方向是设法以某种方式影响这位朋友。然而，就像朋友们经常做的那样，他表现的很鲁钝；在这种情况下，在多次徒劳的思想投射尝试之后，我们不得不让年轻助手物质化。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都被一一克服了。最后，这位朋友被引导到军官的尸体前，遗嘱也及时地被发现并转交给了律师。因此，死者的灵魂安息了，他的愿望将会尽可能地得到满足，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

一些小案例

我们的初级助手有时能够在物质层面上更直接的发挥作用。例如，当一些农民在德国士兵冲进他们的农舍、放火焚烧前疯狂逃散时，我们的年轻人把其中四个逃亡者带到河边的一个小山洞里，他们一直躲到德国人肆意横行离开之后。然后他们回到村子，设法扑灭了一间房子的大火。那晚，他们都睡在那里。第二天，他们去了附近的一个村子，那里没有遭受抢劫者的掠夺。

几天后，西里尔又救了两个人的命——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是村子里唯一的幸存者，因为德国人杀死了所有的孩子。不知怎的，他们成功的藏了起来，当士兵们离开被烧毁的村子时，他们试图悄悄地不被注意地逃走。他们设法从房子之间逃出去，但军队的战斗把他们的路切断了。西里尔发现他们时，他们又躲了起来，这次是藏在灌木丛中一个杯状凹陷的洼地里，炮弹和子弹不断呼啸而过。扁平的洼地使他们躲过了枪林弹雨，但德国人躲在小树林里，孩子们有被抓住杀死的危险。他们躺在泥泞中，枪战在他们头顶上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德国人被赶出了树林。显然，盟军没有占领它，战斗仍在他们周围持续了一天一夜，所以他们不敢移动。寒冷和潮湿如此可怕，当西里尔发现他们时，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男孩几乎脱掉了所有的衣服给妹妹盖上。他快要死了，而小女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尽管还暖和些。

西里尔现身出来，但他们不明白他的意思，而且很害怕，因为他们想象不出他是谁，也想不出他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于是他请求他的长辈，让他翻译，使他们相信对他们没有恶意。西里尔首先给这个男孩注入温暖和力量，当他说他觉得很饿时，我们的小帮手从旁边一个死去的士兵的背包里为他找到一些面包和香肠。即使在如此绝境下，男孩还是让他的妹妹先吃，但幸运的是，其他死去的士兵也有食物，所以两人都有足够吃的食物。当他们变得稍微强壮一点时，西里尔就带着他们离开。他们不知道哪条路危险最小，但西里尔当然可以升到空中俯瞰整个战场，并计算安全可能性。他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前进，最后把他们带到火线后方，送到一群法国士兵那里，他们给了他们一些食物，然后把他们送到一所野战医院。在那里一名护士照看他们，给他们盖上斗篷，让他们睡觉。这样一来，他们就安全了，因为他们所有的亲戚都被杀死了，所以一些好心人在照顾他们。

在另一个例子中，一条河上有座长长的桥，一个小女孩想过桥为她的母亲和一些忍饥挨饿的孩子弄到一些面包。到处都是士兵，这显然是一次涉险远征。但她在等待她一个认为有利的机会，然后开始跑过去。可是正当她走到长长的桥中间时，一大群战败的士兵蜂拥而至，疯狂的冲上桥来，后面的追兵朝他们扔炮弹。这一大群人跌跌撞撞的冲过来，争抢着夺命而逃，结果相互踩踏，有些人甚至被挤得掉进河里。小女孩无路可逃，吓呆了——也因为饥饿而非常虚弱。西里尔立刻现身，帮她爬过桥边，让她挤进桥下的两根柱子之间，紧紧抓住。她安全无虞的待在那里，虽然害怕的浑身发抖，直到逃亡者和追捕者都过桥了，她才又爬起来，继续完成她的仁慈使命。

不久，西里尔发现了一种新的使自己有用的方法——通过影响舵手的思想来使船只免受水雷的伤害。当然，在他的星光体里，他能毫不费力的辨认出水雷，而且他也成功的引导几个人避开了这样的陷阱。起初他想告诉舵手，有个水雷在他前面，但显然，把这个想法灌输到他的脑子里是很不容易的。后来西里尔突然想到要他改变一点方向，让他偏离原来的路线几分钟——刚好能让他躲开了水雷。然后他让那人清醒过来，他吃惊的发现自己偏离了方向，他立刻纠正过来，希望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误，他以为这是因为他睡了一会造成的。有一次，一名军官注意到方向的轻微变化，就骂了舵手一顿。舵手马上慌乱的变了回来，但幸运的是，他已经脱离了危险。

西里尔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特别的，因为要误导一位有经验的航手是不容易的。有一次，他无法让航手改变航向，所以当遇到严重危险时，西里尔突然伸出一只手，自己把舵盘拉了过来。那人看见了那手，惊恐地大叫一声，抛下舵盘从驾驶室跑了。先是几分钟的混乱，在这期间西里尔把船驶离了水雷，等军官冲上来控制船时，他们已经脱离了危险。他们断

定那位水手不是喝醉了酒，就是在做梦。大家都讥笑他，但他却坚持说，有一只白色的小手抓住了舵盘，他清楚地感觉到船轮在压力下移动了。这倒是一个很好的鬼故事，因为水手们总是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东西。

伊森

另一个例子是小伊森，他的父亲在战争初期阵亡了。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和父亲相依为命，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伊森几乎崇拜这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他总是那么温柔、安静，尽管有必要时他也会对别人严厉地说话。这个小男孩总是能理解父亲教他的东西，两人经常讨论许多八岁男孩通常不会学的话题。他们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强烈共鸣，彼此常常不用语言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当父亲去打仗时，他把伊森交给他的的大表哥照顾，他是一个声音洪亮、快乐的人，有一个吵吵闹闹的大家庭。

这些人对伊森都很和蔼可亲，但他们一点也不理解伊森，这并不奇怪。当他父亲阵亡的时候，他们深感震惊，充满了怜孤惜寡之情。伊森根本不是小说中被忽视的孤儿；他的亲戚们千方百计安慰他，厚待他，想方设法把他父亲的全部财产都完全归他所有。他很清楚他们的好意，并为此心存感激；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他醒着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他的父亲，其他人无论做什么都弥补不了他的缺席。他明显日渐憔悴——显然是心碎了，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整段时间里，他的父亲一直在他身边徘徊，为他忧心忡忡。每天晚上，伊森一离开身体，他们就像从前一样在一起，男孩欣喜若狂；但是，一到早上醒来，他就不记得发生的事情，尽管他总是感觉有一些奇妙和美丽的事情发生过。所以，每天早上他都有一两个快乐的时刻，然后慢慢感受到空虚和痛苦。

正是在试图帮助这位父亲的过程中，西里尔的注意力第一次被这个奇怪的小悲剧所吸引；当他一看到这一切时，就对小伊森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决心尽一切可能把他从郁郁寡欢中解救出来，这种忧郁正在消磨他的生命力。显然，我们需要让他在物质生活中回忆起他离开身体时的经历；但是，这一切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为他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所以他的头脑对这种可能性完全是封闭的。

在星光界生活中，西里尔赢得了害羞的伊森的信任，他们成了好朋友；但西里尔给这个小男孩的所有提示都没有作用。最后，绝望中的西里尔使用了他现形的锦囊妙计；一天早晨醒来时，西里尔和伊森一起进入了物质

界，伊森发现了他站在床边的结实的身体。当伊森睁开眼睛时，西里尔说：“现在你完全了解我了，是不是？你还记得刚才我站在那儿握着你的手，而你父亲握着另一只手吗？”

“是的，是的！”伊森兴奋地叫道。“可是爸爸现在在哪儿？”

“他还握着你的手，但你现在睁着眼睛就看不见他了。我可以让你看我一会儿；我不能让你看见他，但我可以让你感觉到他的手。”

“我确实感觉到了，”伊森说。“我应该能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中间认出他的手。”

一旦以这种方式清晰地建立起联系，伊森就能记起父亲告诉他的一切；第二天早上，不需要再物质化，西里尔只需要让他感觉两只握着他的手就能让他回忆起来——父亲的大手在一边，他自己的小手在另一边。所以现在伊森每天早上能记住越来越多的东西，西里尔也很快向他们父子教授证道学。伊森非常快乐，他的物质身体迅速恢复了气色和力量；但他的亲戚们不理解他的康复，就像不理解他的病一样，他永远也不能解释清楚！

第十八章

其他部分的工作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从为死者所做的极为重要的工作转到为生者所做的工作上来，我们必须简要地指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不提及这一部分，我们对那些不可见的帮手所做的工作的描述将是不完整的，那就是大量的工作是通过暗示完成的——仅仅是把这些美好的思想灌输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

不要误解这里的意思。对于一个帮手来说，控制任何一个普通人的头脑，使他想他让他想的东西，而不引起受助者在头脑中有任何外界影响的丝毫怀疑，这对那些实际上不了解这件事的人来说非常容易的——容易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无论结果如何令人惊叹，这样的手法是不被允许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好的想法抛进那个人的头脑，把它作为不断掠过他脑海的数百个想法的其中一个；这个人是否接受它，把它变成自己的，并采取行动，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否则，很明显，行为的所有善业只会累积到助手身上，因为受助者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行动者——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以这种方式提供的援助在性质上极为不同。对那些正在受苦或悲伤的人的安慰，就像努力引导那些热切寻求真理的人走向真理一样，也会立即显现出来。当一个人在一些精神或形而上学的问题上苦思冥想时，往往有可能把解决方案放在他的脑海里，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来自外部力量。

一个学生常常被召来充当一个代理，从事一种只能被描述为回应祷告的工作；因为，尽管任何虔诚的心灵愿望，例如人们认为可以通过祈祷表达的，本身就是一种必然会带来某些结果的力量，而事实上，这种灵性努力为善的力量提供了影响的机会，而善的力量很快就会加以利用；有时，好心的帮手有幸成了善力倾注能量的管道。对那些在更高层次练习有可能的人来说，冥想的作用可以说是祈祷的扩大版。

除了这些比较普遍的帮助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只针对少数人开放的特殊方法。一次又一次地，那些适合这项工作的学生被召来向作家、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暗示真实而美丽的想法；但显然，并不是每个帮手都能被这样使用。

有时，虽然比较少见，但有可能警告人们他们正在追求的某些道路对他们道德发展的危险，清除某些人或地方的邪恶影响，或对抗黑魔法师的

阴谋。在奥义学圈子之外的人并不经常可以直接获得关于自然伟大真理的教导，但偶尔也有可能通过在传教士和教师的头脑中提出比他们原本会采取的更广泛的思想或更自由的观点来做一些事情。

这种心理暗示的方法还有另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尽管从本质上讲，它只能被帮手中更高级的成员使用。正如普通人在个人困难时可能会得到帮助，得到关于能直接影响到一小部分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人的事件的咨询和指导，有时可以向那些拥有很大权力和责任的政治界或宗教界的人——向国王和他们的大臣，向教会或国家核心部门的首脑们，向那些其言论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领袖提出暗示；这些暗示如果被接受并转化为行动，可能会使整个国家受益，并对世界的进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永远记住，在所有看似贪婪和自私的混乱背后，有一个有序的进化，一个由伟大的圣人组成的强大的阶制，他们构成了世界真正的内部政府，他们的首领是“至道者”，在这个星球上是精神国王，代表太阳逻各斯。在祂全智的指导下，慢慢地，慢慢地，不可抗拒的进化潮流稳步前进，尽管形成它的每个波浪有起有落，涌起又退去，但总是以越来越大的力量返回，直到祂神圣的目的实现，大地将充满上帝的荣耀，如同水充斥着海洋。

正是在这个阶制指导下，我们的帮手们进行着他们的工作，因此，当一个奥义学学生在这条道路上进步时，他就会获得更为广泛的有用领域。他不仅仅是帮助个人，还学习如何处理阶级、国家和种族的关系，他被委以越来越多的由真师们自己完成的更高和更重要的工作。随着他获得必要的力量和知识，他开始运用思想界和星光界的更大力量，并被展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个有利的循环影响。他与那些伟大的化身(Nirmânakâyas)联系在一起，这些化身有时被象征为守护之墙的石块，助手成了——最初当然是以最卑微的身份——他们的一员，并学习这些力量是如何辐射的，这是他们崇高的自我牺牲的结果。因此，他逐渐上升，越来越高，直到最终成熟，他能够完全承担起智慧真师的责任，并在他走过的道路上帮助别人。

在思想层面上的工作有所不同，因为教学可以以更直接、更迅速和更完美的方式给予和接受，而行动的影响则要强大得多，因为它作用于更高的层面。但是（虽然目前没有必要详细地谈论它，因为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在活着时有意识地在这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在这里——甚至在更高层面上——只要我们能够使自己有能力这样做，总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肯定不用担心，在无穷尽的时代里，会没有无私的有用的事业摆在我们面前。

第十九章

所需资格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如何才能使自己有能力参与这项伟大的工作呢？关于资格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这是一名渴望成为帮手的人所需要的；困难不在于了解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在自己身上发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已经被顺带描述过了，但是还是应该被完整和明确地阐述一下。

1.一心一意。第一个必要条件是，我们要认识到真师们希望我们做的伟大工作，它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兴趣所在。我们不仅要学会区分有用的工作和无用的工作，而且要学会区分不同种类的有用工作，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力所能及的最高境界，而不是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一些事情上，不管这些事情对一个还不能做得更好的人来说有多好，它都不值得我们作为证道人应该拥有的知识和能力。一个人如果希望被认为有资格在更高的层次上工作，就必须开始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在世间为证道学做明确的工作。

当然，我绝不是说我们要忽视日常生活中的职责。我们当然要做好手头的事，不再承担任何新的世俗责任，但那些我们已经承担在肩膀上的责任已经成为我们无权忽视的业力。除非我们已经完全履行了因果业力赋予我们的责任，否则我们就不能自由地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然而这项更高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必须是真正值得我们为之而活的一件事——为慈悲真师们服务的生活，是我们生命的永恒背景。

2.完美的自制力。在我们可以被放心地给予更宏大的星光生命力量之前，我们必须完全控制自己。例如，我们的脾气必须得到彻底的控制，这样我们所看到的或听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引起我们真正的愤怒，因为这种愤怒的后果在星光层面上比物质层面严重得多。思想的力量永远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在物质界，它被它必须启动的沉重的物质大脑粒子所削弱和麻木。在星光界，愤怒要自由的多，也更有力量，一个在星光界完全清醒的人，对另一个人感到愤怒将会对他造成严重的甚至致命的伤害。

我们不仅需要控制脾气，还要控制神经，这样我们可能遇到的任何奇异或可怕的景象都不会动摇我们无畏的勇气。必须记住的是，在星光层里一个人若要唤醒学生就要对他的行为和他的安全承担一定责任，因此，除非学生有勇气独自面对，否则年长工作者的全部时间将浪费在他周围保护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正是为了确保这种对神经的控制，并使它们适应必须完成的工作，候选人总是要像在古代一样，通过所谓的土、水、气和火的考验。

换句话说，他们必须以绝对的确定性来学习，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经验，在他们的星光身中，没有任何元素可能会伤害到他——没有人能在他们必须工作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

在这个肉身里，我们完全相信火会烧死我们，水会淹死我们，坚硬的岩石会成为我们前进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不能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纵入空中。这种信念在我们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多数人在星光界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克服随之而来的本能行动，并意识到即使最致密的岩石也不会妨碍他们星光身活动的自由，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从最高的悬岩上跳下来，信心满满地跳入熊熊燃烧的火山口或深不可测的海洋深处。

然而，在一个人知道这一点之前——一直到可以根据知识本能和自信地行动——他对星光界工作是相对无用的，因为在不断出现的紧急情况下，他将永远被想象中的无能而冻结。因此，他必须通过种种考验和许多奇异的经历——镇定勇敢地最令人厌恶的环境中直面最可怕的鬼魂——以表明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能完全信任他的神经，他随时都镇定自若。

此外，我们需要控制思想和欲望；如果缺乏专注的思想力量，就不可能在星光界各种杂乱的星光流中做好工作；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往往心想事成，除非我们天性中的这一部分得到很好的控制，否则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耻于面对着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

3.冷静。这是另一个最重要的点——人应该没有任何忧虑和沮丧。大部分的工作是安慰那些不安的人，鼓励那些悲伤的人；如果一个帮手自己的灵光圈一直因大惊小怪和焦虑不安而振动，或者因持续的抑郁而变得灰暗，他又怎么能完成这项工作呢？没有什么比我们二十世纪无休止的为琐事操心的习惯，永远小题大做，对奥义的进步或有用性来说更无可救药的致命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都在夸大最荒谬的琐事——这等于严肃而认真的努力使自己无缘无故的受苦。

毫无疑问，我们这些证道人无论如何都应该超越这个阶段的非理性担忧和无缘无故的沮丧；当然，我们这些想要获得一些明确的宇宙法则知识的人，此时应该已经意识到，对一切事物乐观的态度总是最接近神圣，因此也最接近真理，因为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只有善和美的东西才有可能是永恒的，而邪恶究其本质而言必须是暂时的。事实上，正如勃朗宁所说：“邪恶是虚无的，是空的，沉默则意味着声音”而在这一切之上之外，“事

物的灵魂是甜蜜的，存有的心在天堂休息。”因此，那些知道真相的人会保持平静，并与他们完美的同情心结合在一起，这种幸福的平静来自于确信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那些希望帮忙的人必须以他们为榜样。

4.知识。要有所作为，一个人至少要对他所工作层面的性质有所了解，他在任何方面和所有方向的知识越多，他就越有用。他必须通过仔细研究证道学文献以使自己胜任这项工作；因为他不能指望那些已经很忙的人去浪费时间，向他解释他可以通过阅读书本学到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能力和机会允许的情况下不是一个认真的学生，他就不必考虑做一个在星光界工作的候选人。

5.无私。似乎好像没有必要把这一点作为一个资格，因为毋庸置疑，每个对证道学稍加研究的人都必须知道，只要一个人身上还有一点自私的污点，他就还不适合被赋予更高的权力，不适合从事一项从本质上忘记自己，而记住他人利益的工作。如果一个人仍然有自私的想法，他的个性仍然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可以允许自己因为微小的骄傲或受伤的尊严而偏离工作，那么，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表现出帮手们的无私奉献。

6.爱。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最重要的是，它不是那种廉价、软弱乏力、毫无骨气的多情，这种多愁善感总是充斥着含糊的陈词滥调和滔滔不绝的泛泛之谈，但又害怕坚定地维护正义，以免被无知的人贴上“不和谐”的标签。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足够强大的不需要自夸的爱，闭口不谈却落实在在行动中——一种对服务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永远在等待时机来奉献，尽管它宁愿隐姓埋名的奉献，这种感觉在意识到逻各斯的伟大工作的人的心中涌现，一旦看到祂，他知道对他来说，在这三个世界中没有别的道路，只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认同祂——无论以多么卑微的方式，以多么不够理想的方式，成为对上帝奇妙的爱的一个微小的渠道，这种上帝之爱就像上帝的和平一样，超越了人类的理解。

这是帮手们必须不断努力去拥有的品质，在他希望站在他身后的伟人们认为他适合完全被唤醒之前，他至少必须拥有相当多的这些品质。理想的确是崇高的，但人不需要因此灰心丧气，或者认为，在他仍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他在星光界就一定是完全无用的。不需要在星光界被唤醒的责任和危险，也有很多安全有效的的事情可做。

我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在每天晚上离开肉体时，至少确定地做一件慈爱和善意的事。请记住，我们睡着时的状态通常是一种全神贯注的思考状态——继续着在白天占据我们的主要思想，尤其是入睡时头脑中的最后一个想法。现在，如果我们把最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强烈的意愿，去帮助

那些我们知道的需要帮助的人，当灵魂离开身体时，毫无疑问会实现这个意愿，帮助就会成功。有几个记录下来的例子，当做这种尝试时，被帮助者完全感受到潜在的帮手的努力，甚至看到了他的星光体在执行被给予的指示。

的确，没有人需要为自己不能参与这项光荣的工作而感到悲伤。这种感觉完全是不真实的，因为凡是会思考的人都可以助人。这些有用的行为也不需要局限于我们的睡眠时间。如果你知道（谁不知道呢）某人正处于悲伤或痛苦之中，尽管你可能无法有意识地以星光体的模样站在他的床边，但你仍可以给他发送爱的思念和诚挚的祝福；请确保这样的思想和愿望是真实的、鲜活的、强烈的——当你发出这样的思想和愿望时，它们确实会按照你投入力量的比例发挥你意志的作用。思想是东西，是极其真实的东西，对那些开了天眼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思想，最贫穷的人也能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充分地在世界的公益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不管我们是否能在星光界有意识的运作，我们至少以这种方式都可以加入，而且我们都应该加入，看不见的帮手团队。

但是，那些渴望成为在伟大的智慧真师指导下工作的星光界帮手的有志者，将使他的准备工作成为一个更广泛的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他不仅仅尽力使自己适合这个特定部分的服务，而且以更高的决心承担更大的任务，训练自己跟随他们的脚步，倾注所有灵魂的能量以达到他们已经达到的高度，这样他帮助世界的力量可能不会局限于星光界，而是延伸到那些更高的层次，即神性自我真正的家。

对他来说，这条路很久以前就已经被那些走完路的古人的智慧标示出来了——这是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迟早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循，无论他们是自愿选择走上这条路，还是等到经历过许多世和无尽的痛苦之后，缓慢的、不可抗拒的进化力量驱使他们作为人类大家庭的落伍者走上这条路。但是聪明的人是那些急切投身于其中，坚定的朝向圣人目标前进的人，这样他就可以使自己永远远离怀疑、恐惧和悲伤，也帮助别人获得安全与幸福。佛家指出的这条神圣之路的步骤是什么，它们是按什么顺序排列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

第二十章

试用道路

东方的书籍告诉我们，有四种方法可以使一个人走上灵性提升的道路。（1）通过那些已经上路的人（善知识）的陪伴。（2）通过听或读关于奥义哲学的明确教导。（3）通过睿智的反思；也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艰苦的思考和周密的推理，为自己找到真理或其中一部分。（4）通过美德的实践，这意味着一长串世漫长而连续的美德生活，虽然它不一定涉及任何智力的增长，但最终能使他发展出足够的直觉，把握住踏上道路的机会，并向他展现出其方向。

当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到达这一点时，只要他愿意，通往最高圣人境界的道路就在他面前了。在写给奥义学学生的文章中，几乎没必要说明在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除了这条道路最低的台阶以外，不要指望学习全部的东西，或几乎全部的东西；至于那些更高的台阶，除了它们的名字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尽管我们偶尔会瞥见围绕着它们的难以言喻的荣耀。

根据密义佛教的教导，这些步骤分为三大部分：

1. 试用期，指的是在发任何明确的誓言，或入道（这个词的全部含义）之前的阶段。达到了试用期的人，将成功通过证道学书籍中通常称作第五进化圈的关键时刻。

2. 发誓作为弟子的时期，或者叫正道。它有四个阶段，在东方书籍中通常被描述为成圣的四个阶位。这一阶段结束时，学生将获得圣人阶位，即人类在第七进化圈时达到的水平。

3. 我们可以称之为任职期，在这个时期，圣人们在世界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根据伟大的宇宙法则），并担任与之相关的特殊职位。当然，每一个圣人——甚至每一个学生，一旦正式被接受，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都参与到推动人类进化的伟大工作中去；但是那些站在更高层次上的人负责特殊的部门，在宇宙计划中所做的与世间使国家秩序井然的世俗职务相对应。

在阐述进入试用期的细节之前，最好提一下，在大多数东方圣书中，这一阶段被认为仅仅是初步的，几乎不作为道路的一部分，因为入道只有在发明明确的誓言后才算开始。阶位有时在这一点上开始编号，这引起了相当大的困惑，虽然更多是从第二个阶段才开始；有时阶位本身被计算进去，有时是根据入阶和出阶算的，所以研究这些书籍时，务必要保持警惕，以免误解。

不过，这个试用期在性质上与其他试用期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各个阶段的划分不像果位那样明显，要求也不那么明确或严格。在列出这一时期的五个阶段及其条件之后，这最后一点就容易解释了。莫希尼·莫罕·查特吉先生（Mohini Mohun Chatterji）在伦敦分会的第一份会报中非常巧妙地描述了前四个条件，读者可以参考以得到比这里给出的更完整的定义。贝赞特（A Besant）博士在她的书《弟子之路》（*The Path of Discipleship*）和《在外院》（*In the Outer Court*）中也提供了许多关于它们的极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阶段的名称会有所不同，因为在那些书中使用的是印度教梵语术语。这里使用的巴利语命名是佛教体系的命名法；但虽然看似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条件，但是，人们会发现，即使表象上有所不同，所要求的资格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就每一个单词而言，首先会在括号中给出其词典含义，然后是老师通常给出的解释。第一阶段，在佛教徒中被称为：

1. **Manodvâravajjana**（打开心灵之门，或者通过心灵之门逃脱）。在这一阶段中，候选人获得了一种坚定的理性信念，即世俗所追求之物的无常和无价值性。这通常被描述为知道真实和虚幻之间的差别；意识到这点常常会花费很长时间和通过许多刻骨铭心的教训。然而，很明显，这必须是走向真正进步的第一步，因为没有人确定“将他的追求投入到上面，而不是下面”之前，能全心全意地走上这条路。这个决定来自于这样一种确定性，即与更高的生命相比，尘世中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价值。印度教徒称这一步为获得明辨力（*Viveka*），辛尼特先生说这是对更高自我的效忠。

2. **Parikamma**（为行动做准备）——在这个阶段，候选人学习做正确的事情，因为它是正确的，而不考虑自己在今世或未来的得失，并且，如东方书籍所说的那样，对享受自己行动的果实完全漠不关心。这种冷漠是上一阶段努力的自然结果；因为当新手明白了世间一切酬劳的虚幻和无常的特性，他就不再渴求它们；一旦真实的光辉照耀了灵魂，在它之下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是欲望的对象。这种更高的冷漠被印度教徒称为无欲（*Vairagya*）。

3. **Upachâro**（注意自己的行为）——必须获得所谓的“六个条件”（在印度系统中被称为“善行” *Shatsampatti*）。这些在巴利语中为：

(a) 平静（*Samo*）——思想的纯洁和平静来自于对心的完美控制。这是一个极难达到的条件，但也是最必要的，因为除非心只服从于意志的指引，否则它不可能成为真师未来工作的一个完美工具。这种资格是非常全面的，它包括自我控制和在第十九章中描述的在星光界工作所需的平静。

(b) 控制（*Damo*）——类似于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语的掌握，因此也是

一种纯洁的品质，这也是前面“平静”品质的必然结果。

(c)停止 (Uparati) ——解释为停止偏执或停止相信特定宗教所规定的任何行为或仪式的必要性，因此引导有志之士独立思考，并有广博和大度的宽容。

(d) Titikkha (忍耐或宽容) ——指的是随时准备愉快地承受自己的业力可能带来的一切，并在必要时舍弃世俗的一切。它还包括在被错待时完全没有怨恨的想法，知道那些错对他的人只是他自己业力的工具。

(e) Samadhana (专注) ——一心一意，包括不能因诱惑而偏离自己的道路。

(f) Saddha (信心) ——对师父和自己的信心：信心，即相信真师是一个有能力的老师，而且，无论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多么不自信，他内心仍有神圣的火花，当它变成火焰时，有一天会使他取得甚至像他的真师那样的成就。

4. 直接的顺序或继承 (Anuloma, 表示它的实现是上三个条件的自然结果) ——在这个阶段，获得了从尘世生活中解脱出来并与最高者结合的强烈愿望，这被印度教徒称为解脱生死的愿望 (Mumukshatva)。

5. 适合入道的条件 (Gotrabhû)；在这一阶段，有志者可以说是把他的前四个条件综合起来，并把它们加强到跨出下一大步所必需的程度，这一步将使他成为一个踏上正道的被接受的学生。达到这个阶段之后很快就会将他引入第一阶位的入道。佛陀在回答：“谁是Gotrabhû？”这个问题时说：“那些拥有立即开始成圣条件的人，他就是Gotrabhû。”

接受神圣之路所需的智慧被称为Gotrabhû-gñâna。

现在我们已经快速浏览了试用期的步骤，我们必须强调在开始时提到的一点——在这个早期阶段不会期望有志者完全达到这些成就和资格。正如莫希尼 (Mr. Mohini) 所说：“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需要同时达到，那么人可以在一世中就能成为圣人。”但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极其罕见的。有志者必须朝着这些要求的方向不断努力，但如果认为人在充分地具备这些要求之前就不能进入下一阶段，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条件也不一定像后面的步骤那样有确定的顺序；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会同时发展各种资格——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发展。

很明显，有人可以已经沿着这条道路工作相当长的时间，而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毫无疑问，许多好的基督徒、许多认真的自由思想者 (free thinker) 早已走在最终引导他入道的道路上了，尽管他可能一生从未听说过奥义学这个词。我特别提到这两类人，因为在所有其他宗教中，奥义的发展被认为是一种可能性，因此肯定会被那样一些人寻求，他们渴望比外在

的信仰更让人满意的东西。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个试用期不是由完整意义上的“阶位 / 果位”这个词来分段的，尽管不同的阶段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在各个层面上的测试和考验，可以从令人鼓舞的经历和可能被给予的暗示和帮助中得知。我们有时倾向于不太严格的使用“阶位 / 果位”这个词，例如当把它用于刚才提到的这类测试时；正确地说，“阶位 / 果位”只用于通过一个严肃的仪式，一个学生被一个指定的官员正式接受到一个更高的程度，这个官员以“至道人”的名义接受他的宣誓，并把新的知识的钥匙放在他的手中，他将在他现在已经达到的水平上使用。这种意义上的“阶位 / 果位”始于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圣路开端，也发生在从一个阶位到下一个阶位的过渡。

【注（适用于第三版）。我认为最好保留这一章，因为它最初写于三十多年前。但是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不管多么缓慢，人类毕竟是在进化，公众舆论对于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所以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得以更全面的讨论这些问题。如果读者被对上面给出的相当浅显和专业性的资格条件有兴趣——如果他感觉内心有寻求神圣之路的冲动——我建议他去读我最近专门就这个主题写的一本书——《真师与道路》（由证道学出版社发行，阿迪亚尔，马德拉斯），其中有更多信息。—C.W.L.】（注：《真师与道路》与本书可以在新加坡证道学学会网站上免费下载）

第二十一章

正道

在这段道路划分的四个阶段中，有十个锁链（**Samyojana**，佛教中的结缚），这些是将人束缚在生死轮回和阻止他进入涅槃的羁绊，它们必须被破除。这个必须发誓成为弟子的阶段和之前的试用期的区别就在这里。现在，仅仅是部分摆脱这些束缚是不够的；在入道人从一个阶位进入下一个阶位之前，他必须完全克服这些障碍；当这些条件被列举出来时，将会看到这一要求是多么深远，我们就不会对圣书中所说的，有时需要七世才能走到这段路的尽头有什么疑问了。

这四个阶段或步骤的每一个又被分成四个部分；因为每个都有（1）**Maggo**或方式，在此期间，学生要努力摆脱锁链；（2）它的**Phala**（结果或成果）人会发现他的努力的结果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3）它的**Bhavagga**或圆满，当结果达到顶峰时，他能够令人满意地完成属于他现在坚定所处的那一步的工作；（4）它的**Gotrabhû**，意思是，像前面讲的一样，这意味着他已经条件成熟，可以接受下一个阶位了。第一阶段是：

一. 须陀洹（**Sotapati or Sowan**）。达到这一水平的学生被称为须陀洹——“入流的人”——因为从这时开始，尽管他可能徘徊，尽管他可能屈服于更动人的诱惑而暂时偏离路线，但他再也不能完全脱离灵性变回凡夫。他已经踏入了明确的人类高级进化的洪流，所有人类必须在下一进化圈中期进入，除非他们被巨大的生命波作为暂时的失败，留候直至下一个进化链到来时继续发展。

因此，能够接受这个阶位的学生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类，达到了领完整整一个包含七个行星的进化圈的程度，这样做无疑确保了他不会在第五进化圈中掉出进化流的可能性。因此，他有时被称为“得救的人”或“平安的人”。正是由于对这一观念的误解，才出现了基督教团体中某一部分人所宣扬的奇怪的救赎理论。它的一些文献所说的“永恒的救赎”，并不像那些无知的人所亵渎的那样，是免于永恒的折磨，而说的是由于脱离了前进的道路而浪费了这一轮的时间。这自然也是《亞他那修信經》（**Athanasian Creed**）中著名的那句话的含义：“无论谁要得救，首先必须持有天主教的信仰。”（见《基督教信经》（**The Christian Creed**），第91页）。在进入下一阶段前他必须摆脱的枷锁是：

1. **Sakkâyaditthi**——“我”的错觉。。

2. Vichikichchhâ——怀疑或不确定性。

3. Sīlabbataparâmâsa——迷信。

第一个是“我即是我”的意识，它与人格联系在一起，不过是一种幻觉，必须在真正向上道路的第一步就被消除。但是，完全摆脱这种束缚的意义甚至不止于此，因为它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体性与整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他永远不会有与自己的兄弟的利益相悖的利益，当他最能帮助别人进步的时候，才是最真正的进步。

达到须陀洹果位的标志和印证是学生第一次进入思想界之上的层次——我们通常称之为菩提界。这可能是，不，这将是，即使在真师的帮助下，学生对迄今为止所能体验到的极其崇高的境界的最低次境界的轻触。但即使是这样的接触，也是难以忘却的——它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他的感受和观念。于是，通过这一层面的扩展意识，他第一次真正认识到所有事物的内在合一，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对他大张的眼睛来说确切的事实；然后，他第一次真正了解他所生活的世界——第一次对圣人们的爱和仁慈有了些许的了解。

至于第二个枷锁，有必要提醒一下。不幸的是，受过欧洲思维习惯训练的人非常熟悉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宗教、学校或教派的弟子都可能被要求盲目、不合理地遵守某些教条，以至于当听到奥义主义中“怀疑”被认为是进步的障碍时，他们很可能认为这条道路也要求其追随者像许多现代迷信一样，要求有不容置疑的信仰。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的确，对某些问题的怀疑（或者更确切地说的不确定）是灵性进步的障碍，但消除这种怀疑的解药不是盲目的信仰（它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束缚，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而是建立在个人调查和数学推理基础上的确信。如果一个孩子怀疑乘法表的准确性，他就很难精通高等数学；但是，如果通过推理或实验来理解乘法表的正确性，他的疑虑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他相信二乘二等于四，不仅是因为别人这样告诉他，而且对他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这正是奥义主义解决疑问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

Vichikichchhâ被定义为对因果报应和轮回教义的怀疑，以及对通过走神圣之路达到至善境界的有效性的怀疑；从这条枷锁中解脱出来，就是根据个人的第一手知识或基于理性，绝对确定这些奥义教导是真实的。

第三个要抛弃的锁链包括各种非理性或错误的信仰，所有对用外在仪式和典礼来净化心灵的功效的依赖。想要摆脱它的人必须学会只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别人，也不依靠任何宗教的外壳。

前三个锁链是一个连贯的系列。个性体（真我 / 高我）和性格体（假我 / 小我）之间的区别被充分认识后，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轮回的实际过程，从而消除在这方面的所有怀疑。这样一来，对真正自我的灵性永恒性的认识就会带来对自身灵性力量的信任，从而破除迷信。

二. 斯陀含（Sakadâgâmi）。进入第二阶位的学生被称为斯陀含——“一往来者”——意味着已经达到这个水平的人在获得阿罗汉阶位之前只需要再投生一次。在这一阶段，没有额外的锁链需要摆脱，但学生致力于将那些仍束缚着他的枷锁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这通常是一个相当大的神通和智力提升的时期。

如果以前没有获得通常所谓的神通，那么这些能力必须在这个阶段得到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能力，就不可能吸收现在必须给予的知识，或者为人类去做现在学生有幸能帮助的更高层次的工作。在他清醒的肉体生活中，他必须掌握星光界意识，在睡眠时，天界（思想界）将在他面前打开——因为一个人在离开他的肉体时，他的意识总是比他在肉体中时的意识高一个层次。

三. 阿那含（Anâgâmi）。之所以称为阿那含（不返回的人，不还），是因为达了这个阶位的人，他应该能在此生中达到下一个阶位。当他在日常工作时，他享受着完全拥有天界的无限能力所给予的所有进步的辉煌可能，当他在夜晚离开他的物质载体时，他再次进入菩提界的奇妙而广阔的意识。在这一阶位中，他终于摆脱了两个束缚所残留的的羁绊：

4. Kâmarâga——对感官享受的执着，最典型的是世俗之爱，和
5. Patigha——愤怒或仇恨的可能。

摆脱了这些锁链的学生，不再会被他的感官影响所左右，不管是爱还是恨，都不会再对物质界的环境有所依恋或不能忍受。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警惕一种可能的误解——我们经常遇到这种误解。人类最纯洁、最高尚的爱永远不会消失，绝不会因为奥义训练而减少；相反，它是在不断增加和扩大，直到它以同样的热情拥抱所有人，而最初他只是对一两个人倾注热情。学生会逐渐超越所有与他周围人的性格体相关的考虑，因此摆脱了所有的世俗之爱中往往会掺杂的不公正和偏袒。

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在拥有这种对世人的博爱时，他失去了对他更亲密的朋友的特别的爱。阿难和佛之间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以及圣约翰和基督之间的关系，都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恰恰相反，这种爱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真师和他的学生之间的联系比任何世俗的纽带都要强。因为在圣

洁之路上蓬勃发展的感情是自我之间的感情，而不仅仅是性格体之间的感情；因此，它是强大和永久的，不必担心减少或波动，因为它是“驱除恐惧的完美之爱”。

四. 阿罗汉（受供养的尊者，完人）。当到达这个阶位时，入道者有连续不断的菩提界意识，并且能够在肉身中使用菩提界的力量和能力；当他在睡眠或出体时，他立刻进入涅槃界（*nirvânic*）不可言喻的荣耀中。在这个阶段，奥义学者必须摆脱最后的五个枷锁，它们是：

6. 色贪结（*Ruparaga*）-- 对形体之美或形体存在的欲望，甚至包括在天界的存在。

7. 无色贪结（*Aruparaga*）-- 对无形生命的欲望。

8. 骄傲（*Mano*）

9. 嗔恚（*Uddhachchha*）-- 激动或易怒，有可能被任何东西干扰。

10. 无明（*Avijja*）

需要指出的是，去除色贪结不仅包括抛开无论多么伟大或高贵的尘世生活的所有欲望，以及对星光界或天堂生活的所有欲望，无论它是多么辉煌，而且还包括抛弃所有对外界的人或事的外在的美或丑的爱欲或憎恶。

无色贪结——对生命的渴望，无论是在思想界的最高和无形的层面上，还是在更崇高的菩提界的层面上，都只不过是自私的一种更高的和更非感官的形式，必须像低级自私一样被抛弃。

嗔恚的真正意思是“心易受干扰的倾向”，一个最终摆脱了这种束缚的人，无论他身上发生任何事情，他都绝对镇定自若——他高贵的宁静完全不会受到任何袭击的干扰。

摆脱无知当然意味着获得完整的知识，对我们行星链的无所不知。当所有的枷锁最终被摆脱，上升的自我就会到达第五阶位——圣人阶位——并成为：

五. 无学（*Asekha*），即在我们的行星链“不需要再学习的人”。在我们目前的水平上，我们很难意识到这种成就意味着什么。涅槃（*nirvânic*）界的所有辉煌展现在圣人清醒的意识中，而当他选择离开自己的身体时，他有能力进入更高的一个境界，对我们来说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名字。正如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教授解释的那样：“他已经从所有的罪中解脱了；他看到并珍视生活中所有事物的真正价值；所有邪恶都从他的心中根除了，他只体验到正义，对他人的温柔的怜悯、尊重和崇高的爱。”

为了表明他丝毫没有失去爱的情感，我们在《慈经》（*Metta Sutta*）中读到一个站在这个层次上的人的精神状态：“如同母亲不顾自己生命地保护自己唯一的孩子，希望人们也能对众生散发这种无量的慈悲。让一个人无量慈的心充满世界的上、下，及横遍十方，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仇恨及敌意。当一个人是觉醒的，无论行住坐卧，保持这种正确的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此生中最高的境界」。（如母护爱独子赌己命，于诸情修习无边之〔慈〕心。于诸世界修习无限之慈心，于下十方无怨、敌意以达无瑕。或立、或步、或坐、或卧，只要目醒觉，应确实立此念。于此之教，是云梵住。）

第二十二章

天外有天

很明显，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摆在完美的人面前的，要达到更高境界还需要什么新的资格了。然而，非常清楚的是，当一个人成为无学阿罗汉时，他已经穷尽了道德发展的所有可能性，因此对他来说，进一步的发展只能意味着更广泛的知识 and 更神奇的力量。我们被告知，无论是缓慢的进化过程，还是较短的自我发展途径，当人类达到这种高级精神境界时，他对自己的命运有完全的控制，并在他面前的未来七种进化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当然，在我们目前的水平上，我们不能期望对这些有太多的了解，我们所能勾勒出来的是他们的一些模糊的轮廓，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达到圣人果位后就离开了我们的地球链，因为这里已不再能为他的进化提供足够的空间。

一条路是那些用专业术语来说“入涅槃”的人。他们在这种崇高的状态中停留不可估量的亿万年，他们在为什么工作做准备，他们未来的进化路线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一无所知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可以提供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很可能在我们目前的阶段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但至少我们可以掌握这一点——涅槃（Nirvâna）的幸福状态并不像有些人无知地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断灭空状态，相反，它是一种更强烈和有益的活动；随着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越高，他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为他人所做的工作也就越来越伟大和深远，无限的智慧和无限的力量对他来说只意味着无限的服务能力，因为它们是由无限的爱所引导的。

另一类人选择了一种离人类不远的灵性进化之路，因为，尽管与我们人类的下一个进化链没有直接联系，但它延续了两个漫长的时期，对应于进化链的第一圈和第二圈，在这一时期结束后，他们似乎也“入涅槃”，但是比前面提到的阶位更高。

其他人加入了天使进化。天使的进化也是沿着一个由七条像我们的进化链条组成的大进化链，每一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世界。这条进化路线被认为是七条路线中最循序渐进的，因此也是最不费力的；尽管有时在书中被称为“屈服于成为神的诱惑”，但只有在与化身道路（Nirmânakâya）所做的牺牲的崇高高度相比较时，它才能以这种半轻蔑的方式被描述。选

择这条道路的圣人确实有一个辉煌的前途在他面前，尽管他选择的道路不是最短的，但这仍然是非常高尚的，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选择了它，当她到达圣人的水平时，她被任命为“世界母亲”这一非常杰出而负责任的职位。¹（1参见《真师与道路》（第二版），以及《作为象征和事实的世界母亲》特别小册子）

还有一类人是化身(Nirmânakâyas)——他们拒绝所有较容易的道路，选择了最短但最陡峭的道路到达新高。他们形成了被诗意地称为“守护墙”的东西，正如《寂静之声》告诉我们的那样，“保护世界免受进一步更大的痛苦和悲伤”，不是通过抵御外部邪恶的影响，而是通过尽最大能力向低层世界倾注灵性能量和救助，没有这些，世界肯定比现在更加没有希望。

然而，有一些人仍然与人类保持更直接的联系，并继续在人类中化身，选择我们前面说的有四个阶段的“官员”路线；在这些人中有人有智慧真师——我们研究证道学的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片段，比如进化的自然的强大和谐力。但是，似乎只有相当少的人走这条道路——可能进行物质层面工作所需要的人就这么多。

在听到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时，人们有时会轻率的惊呼，真师们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任何对人类最有帮助的道路。如果说这些话的人有更丰富的知识，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评论。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除了我们自己的进化之外，太阳系中还有其他的进化，毫无疑问，为了实现逻各斯的庞大计划，应该有圣人在我们提到的所有七条链上进行工作。当然，真师的选择是去最需要他工作的地方——以绝对无私的态度为负责这一伟大进化计划的力量服务。

这就是我们面前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开始踏上之路。虽然它的高度看起来惊人，但我们应该记住，它们是逐渐的、一步一步地达到的，那些现在站在顶峰的人，曾经在山谷的泥泞中跋涉，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样。虽然这条路一开始看起来很难走，但是随着我们的上升，我们的立足点越来越稳固，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因此我们发现自己能够更好地帮助那些在我们身边攀登的人。

因为它最初对低级自我来说非常艰难和辛苦，它有时被称为“痛苦之路”，这是一个非常误导人的标题；但是，正如贝赞特博士所写的那样，“所有这些痛苦中都有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快乐，痛苦属于低级的本性，快乐则

属于高级的。当性格体（小我）的最后一丝碎片消失时，所有能受苦的都死去了，在完美的圣人心中有完美的平静和永恒的快乐。他看到一切都在朝向的目标，并为此而欣喜，知道俗世的悲伤只是人类进化的一个短暂阶段。

很少有人提及来自走在道路上的深刻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来自达到了目标和知道达到目标的方法，来自有用的力量的增加，以及低级的本性逐渐被消灭。很少有人提到从更高的境界撒在道路上的喜悦之光，对即将展现的辉煌的炫目一瞥，人世的风暴无法扰乱的宁静。对任何人踏上道路的人来说，所有其他的道路都失去了魅力，道路上悲伤也比低层世界的极乐更幸福。(Vâhan, Vol. v, No. 12.)

因此，不要因为任务太重而陷入绝望；他人能做的，人人都能做到。正如我们帮助那些我们能帮助的人，那些已经证道的人也会来帮助我们。因此，从最低到最高一阶，我们这些踏上道路的人，是由一条互助的长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应该感到被忽视或孤独，尽管有时阶梯的较低部分可能被雾笼罩，但我们知道它通向更快乐的地方和更纯净的空气，那里总是阳光灿烂。